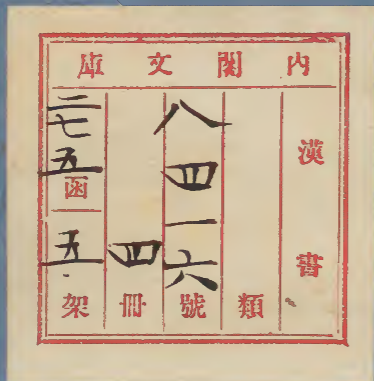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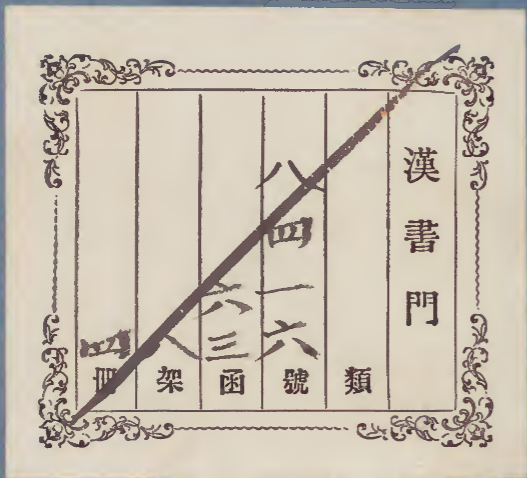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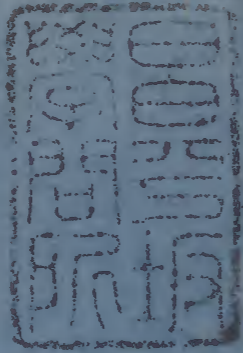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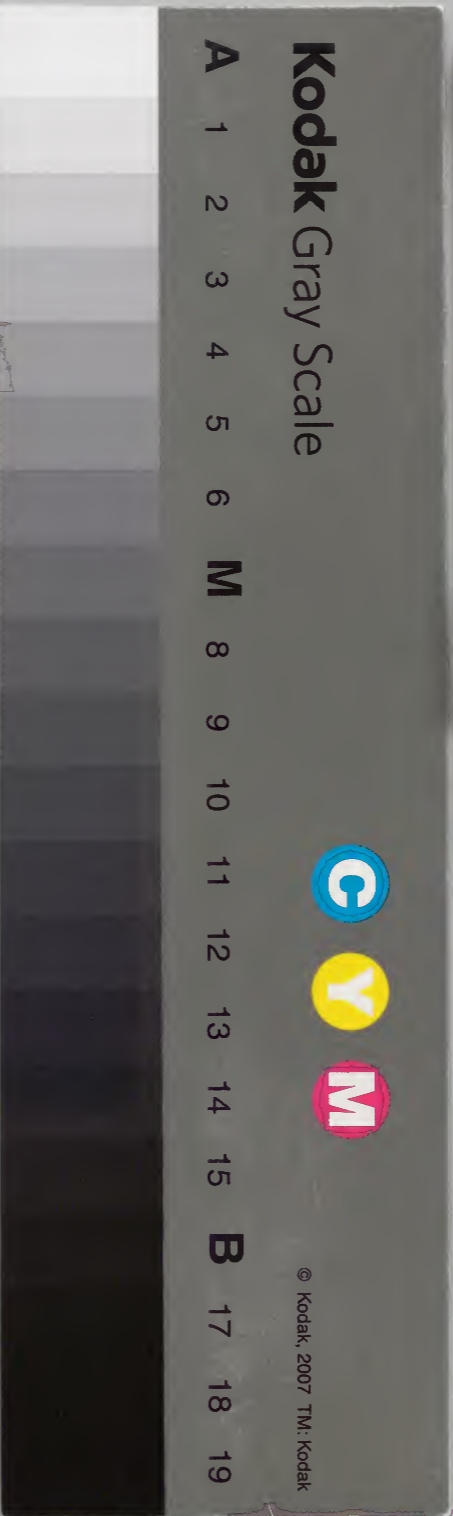


# 春秋要解

終 十之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16	
冊數	4 ( 4 )		
函號	275	42	





春秋大全疑問要解卷之十

茂草文庫

吳興嚴自完叔瑜父

纂輯

沈士冲彦升父

沈士端彦方父

費景輝孟孚父

王在初哲生父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姚承菴曰得繼體之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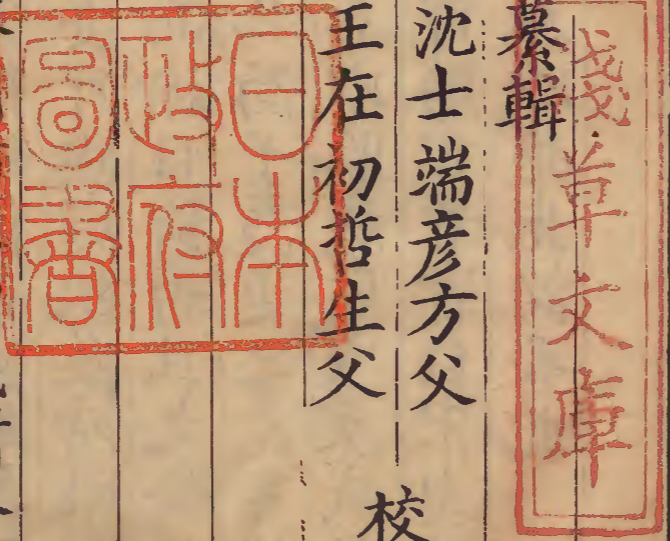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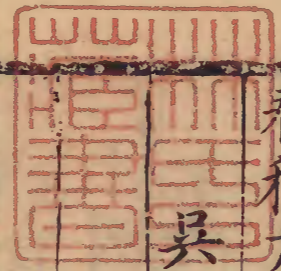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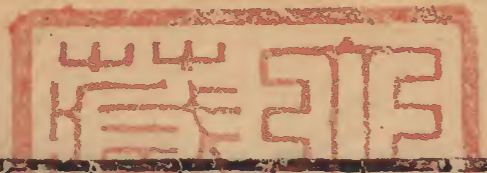
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汪氏曰宋虢之盟楚再先晉而春秋不以楚先者亦猶黃池

春秋要解

卷之十

一





之會吳子主會而春秋以晉居吳之上也

姚承菴曰此尋宋之盟也讀舊書不軟血者楚欲仍舊先晉故耳春秋為中國惜不使夷得以僭華是故長晉

華夷本有常分中國之尊安可與夷狄並峙唯向戌持弭兵之說趙武不明內外之分而媮目前苟且之安故首秦常經倒植冠履俾中國諸侯咸北面于夷楚之庭耳然始曰弭兵以合晉楚之成既而楚盛兵以臨諸侯滅陳滅蔡滅賴芟夷小國憑陵中夏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皆自宋與虢之會始此春秋所以深致其防而必不以楚先諸晉也

三月取鄆

姚承菴曰季孫乘莒之亂奪取其邑叔孫幾為楚人所執是不足為魯榮而實足為魯辱者春秋特書取鄆于冊蓋深罪季孫之非所取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姚承菴曰仁人之於弟也必約之禮義之中使知所檢終可常守富貴而不致奔亡之禍此之謂善用愛若寵愛之太甚則反益其過矣益其過而致于出奔是誰之咎哉春秋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所以教萬世之為人兄者如其弟不知自檢若鍼之至于奔亡則其罪又不必言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姚承菴曰夷狄交侵不可不一攘斥然何如絕之于未來來而帥師以敗之蓋亦晚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廬陵李氏曰展輿既立踰年成君矣其不書爵已足以見絕之之意若又不書莒何以見其已立乎

姚承菴曰按左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而弑之去疾奔齊展輿立則展輿雖立自國人然弑父與君之賊不可不討也不討賊而立謂非與聞乎故可乎而且其既立也奪羣公子秩又誰堪之乎羣公

子之召去疾于齊而去疾之自齊入于莒宜也去疾入則展輿出固理勢之所必至者故春秋一書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蓋據其實以書入而非所謂難辭也一書莒展輿出奔吳亦據其已立踰年不能君而出奔而非所以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蓋春秋之抑揚予奪雖具于書法之內然學者當先究其所由而後考求於字義以定其褒貶不是之究而徒泥執一字之間恐非所謂善讀春秋者

照今日之莒之事統由犁比公不善為君為父以致其身之弑其子之出入又由展輿不能討弑父與君之賊也故雖已立君位而終不免于出奔是則春秋所書以為萬世戒者



叔弓帥師疆鄆田

王氏曰因人之亂以取田又恃其師衆而疆之則先王封域不復守矣書者取以志亂也

姚承菴曰鄆本莒邑然莒魯為爭久矣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之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亂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蓋明挾勢以欺之也前書取鄆此書叔孫弓帥師疆莒田不待貶而罪自著

葬邾悼公

高氏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小國也秦遠國也至昭公而書葬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姚承菴曰麇本公子圍所弑春秋書卒不書弑者圍晏然為赴于列國而其國臣子聽焉相與設為後之詞甚矣其無人紀矣從而書卒蓋深誅楚臣子聽賊之所為而于圍則所謂不誅之誅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姚承菴曰圍弑麇併殺其二子自立惡甚矣比為右尹不能制故出奔晉然圍之惡豈自今日乎比何不早見幾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姚承菴曰起以上卿執政茲來聘魯可占晉霸之衰矣



夏叔弓如晉

姚承菴曰報韓宣子之聘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姚承菴曰據傳三罪皆黑所有但乘疾而逼之死殊非國體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姚承菴曰凡人君舉動必執於禮晉少姜之喪昭公何事往弔至河乃復輕身辱國至此哉公既見卻宿不宜復往宿復往則必公之所使也是再辱國矣經文備書諸冊蓋志魯昭自輕以取晉之侮而猶不知止也愚謂此條之義宜只如此

看若謂季氏逐君之漸則宿之如晉是自往而不命于君者恐當日之事不如此

再按左傳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慙遂如晉則此年晉辭公季孫宿如晉亦猶公子慙之如晉耳未必宿專擅而自行者此可為一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成公

姚承菴曰卿不宜共小國之葬叔弓之往蓋答滕子之親會葬耳然總之則皆非禮也

秋小邾子來朝

春秋要詳

卷之一

五



高氏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為之國也而終以流播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姚承菴曰雹戾氣也大雨雹戾甚矣

北燕伯欵出奔齊

家氏曰所貴乎國君者選賢拔能布在有位信之任之與之共圖國政嬖寵不得間也國有公卿大夫而以近習間之亂也

姚承菴曰北燕之君不足書乃其出奔故有足為萬世戒者

故特志之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姚承菴曰去年冬大雨雹今年春又大兩雹天變昭于上將必有人事應于下人君可無深儆哉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家氏曰宋之盟虢之會晉楚同之猶以秦夷夏内外之辨春秋譏焉今楚虔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不知為中國惜輕以許之楚遂合夷夏之君十有三國而為此會夷主夏盟會盟之大變也是會也夷主之夷會之是之謂夷



春秋左傳卷之六 六  
會中國諸侯與于夷會者辱也

姚承菴曰稱楚子併爵諸侯非與諸侯也爵諸侯之同於楚子也並於淮夷也是為至貶

當時楚子求合諸侯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來乎則固自以為不足服諸侯而懼其未必從也使晉稍自強其誰敢與爭晉強而諸侯從之則楚亦不能肆其志也而晉方且溺於嬖寵故楚偃然得專諸侯諸侯舍晉無所附亦不得已而從楚是夷狄之盛強中國之自衰也中國之自衰中國之君之不自振也而乃自諉曰晉楚唯天所授不可與爭又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又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然乎哉然乎哉

是時猶幸魯與齊衛曹薛邾杞不與其會猶有中國哉然亦可悼矣

楚人執徐子

姚承菴曰徐子既與會矣何以執蓋必加之罪執一人以威諸侯耳執非其罪故稱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高氏曰諸侯畏楚之疆守宋之盟而從之然猶不能致魯衛曹薛邾杞至伐吳之役則中國之諸侯皆去唯屬楚者從之爾人心之嚮背可知也



姚承菴曰楚子以諸侯之師伐吳非伯討也而各稱爵者何也爵屬楚之諸侯相從不啻實與淮夷比肩一心以爭楚也經文上書楚子下書淮夷中書諸侯有意哉

執齊慶封殺之

陳氏曰此執有罪曷為不再言楚子不予楚以討齊慶封之辭也猶曰諸侯執之焉耳

姚承菴曰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者何慶封奔魯而又奔于吳吳處之朱方故執而殺之也春秋以慶封黨弑君之賊所當討故繫之齊而不純以討賊之法與楚虔故但書曰執而殺

遂滅賴

姚承菴曰遂滅賴者以諸侯之師遂滅之也是為極惡重者一遂字一會也而執徐子以示威一伐也而殺慶封以示義而又滅賴以逐利楚子之不道如此

九月取鄆

姚承菴曰莒滅鄆以為附庸魯曷以取之蓋欺莒去疾之不能撫耳

冬十有二月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春秋要解

卷之十



蜀杜氏曰魯之軍法或作或舍皆出於季氏而游亂舊制安可謂復古復正乎作與舍其實皆譏

姚承菴曰襄十一年作三軍誰作之也季孫宿也茲舍中軍誰舍之也季孫宿也三軍國之司命何以作何以舍作之而三分其民已取其一舍之而四分其民已取其半且將弱叔仲二家而併取之此其究蓋未知所竟者使非家臣內叛掣其篡弑之肘豈止乾侯之出而已哉春秋特謹書之見作舍皆出宿手而其惡之不容誅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姚承菴曰楚仇吳而疑申貳于吳殺之非義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然楚虔何人也弑君之賊也目擊其弑不能討而反臣之以取其疑亦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公如晉

姚承菴曰前年如晉見卻今復如晉何不自強自立如此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姚承菴曰牟夷以已邑及公邑來奔罪不容誅然魯何為納之蓋季孫乘魯君之出納之以為已利耳書之冊所以罪季孫之專也

襄二十一年公如晉邾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莒牟夷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視其君若弁髦焉者且今茲



之納莒又訴諸晉晉侯將止公不有范獻子之諫其不免矣  
是又置其君於吾獲陷穽之中而不知恤者可乎哉魯君歸  
毫不敢正其事是宜及於乾侯之禍者

秋七月公至自晉

襄陵許氏曰卿會虢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  
牟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

姚承菴曰昭公如晉者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  
五唯此年得善往返然以莒人之訴幾不免于辱蓋亦危矣  
書其至危之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高氏曰書敗莒師幸魯之勝乃所以罪之也

姚承菴曰納莒叛人受其邑何怪莒師之至然且帥師以敗  
之魯季孫益全以暴欺凌其弱小矣

晉受莒訴幾止公魯大夫豈不聞之聞之而但帥師以敗莒  
師也而不忘公視其帥師以敗莒師也亦豈不知之知之而  
不敢問蓋是時之魯季氏之魯而非昭公之魯也其被逐而  
薨于乾侯也固宜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汪氏曰楚虔乃蠻夷篡弑之賊其從之者有黨惡之罪春秋





於徐越書人所以深責蔡陳許諸君從夷也

廬陵李氏曰此為楚通越制吳之始

姚承菴曰前年楚伐吳圍朱方執慶封殺之吳不顧義入棘  
櫟麻以報朱方之役至是楚又率諸國併於越伐之蓋楚虔  
狂悖無厭西既交主夏盟稍遂其欲唯日夜為計思若何制  
吳以擴其東封耳

春秋自楚而下皆書爵徐越亦進書人以稱伐蓋甚著楚虔  
之逞得中國諸侯及蠻夷之助蹂踐于東南而莫之利也此  
是斥其人以致貶

識者謂通吳以制楚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制吳楚謀之失也

甚有見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姚承菴曰晉以魯納莒叛人叛邑欲止公季孫宿弗顧也但  
帥師敗莒師身往聘晉而晉亦不討蓋季孫知有晉不知有  
公晉亦知有季孫不知有魯昭公安得不為季孫所逐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姚承菴曰坎用牲埋書而告寺人伊戾既以此殺世子痤矣



春秋要解 卷三十一 十一  
今寺人柳又以此奔華合比蓋刑人之險謀巧譖其智不過如是而已獨恨宋平之不能察耳

伊戾之謀非向戌之對不售柳之謀非華亥之言莫證自來闔宦禍人家國必與外廷臣相合而後其譖乃行而外廷臣之謀為利者寧證合于闔宦而不血國家之大利害是可悼也故經傳備錄之以為世戒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高氏曰三書伐吳者見楚終不得志

六也

姚承菴曰伐吳者再而皆無功故薳罷伐徐因吳之救而復伐之然終不能得志於吳也

冬叔弓如楚

姚承菴曰四年公會申震楚兵威將為朝事之舉故遣叔弓先往聘耳

齊侯伐北燕

王氏曰昭公內見迫於強臣外見絕於盟主區區求附於不信之蠻夷宜其終見逐也

姚承菴曰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齊侯欲納之正也乃受賂而不果納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強陵弱者云耳此是斥齊侯以著罪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何氏曰時魯方結婚于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於齊

姚承菴曰此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書叔孫  
洫盟正與叔還洫盟之事相對是為魯事無疑者但考之經  
文魯與齊未嘗有隙耳劉氏謂齊以莒故與魯構怨或其然  
歟再考襄二十七年齊景初立使慶封來聘魯未嘗報二十  
八年齊慶封來奔或者隙始于此歟而又以莒田故兩不相  
平今魯結婚強吳外附荆楚無與齊平意而齊不得已自來  
求平故書曰暨齊平耳左傳齊求之也一句自分曉然魯以  
此而致平又不若自修自立使齊自心服而不必平之為愈  
也

三月公如楚

姚承菴曰昭公屢朝于晉而不納又迫于楚而往朝卑辱亦  
已甚矣以是知暨齊平之不足貴也

叔孫舍如齊洫盟

姚承菴曰我親往而結之曰洫始暨齊平故往以治其盟好  
耳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姚承菴曰一朝楚而逾三時故書其至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孫氏曰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招之由也其曰陳侯之弟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姚承菴曰陳哀已有世子矣又屬嬖子于其弟招招是時苟正言以止其事陳侯未必不悔偃師可以無死矣而奈之何其敢于行殺也則成君之亂命者非招而何故斥書以正其罪然究其初由陳哀一念之寵嬖耳首惡之誅又自有不容

逭者繹經文陳侯之弟四字義自分曉

不獨曰殺世子曰殺陳世子者世子國之本指此所殺者非其家之子乃國之世子也

經書殺世子者三晉獻嬖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嬖佐而殺痤陳哀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然申生與痤之死權在晉宋之君故雖大亂而不至于亡唯陳哀基怨造禍憂隕其身而國隨以滅此其最下者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姚承菴曰其心已死如何不亡然亦已為後矣

叔弓如晉

春秋要解

卷之十

十一



春秋要解 卷之十  
姚承菴曰非獨賀虜所也公上年如楚叔弓以此賀併致不貳之意耳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家氏曰楚靈因陳亂以為利賊殺不辜欲以震怖陳國而墟其宗社殺人以行其詐者也

姚承菴曰陳有宜殺者在行人何罪哉稱人以執曰殺之蓋深罪楚之失刑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姚承菴曰留為招所立春秋但書公子不與其為君也

秋蒐于紅

茅堂胡氏曰昭定之蒐皆不言公權在三家也

姚承菴曰是時之魯三家之魯也其蒐三家之蒐也自根牟至高衛革車千乘以耀武置昭公何地哉乾侯之逐已兆于此矣故春秋特書之若秋非其時紅非其地是又不足譏者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臨川吳氏曰按哀公屬留於招與過故招過同殺太子二人之罪均也招畏國人公論懼楚人來討故歸罪於過而欲免已人其可欺乎

姚承菴曰按左傳招歸罪于過而殺之諸儒之斷有謂招過同殺世子然春秋不與招之殺過也故稱陳人有謂過實不



與殺世子招今歸罪而殺之也故不去其官而稱大夫愚皆以為未然陳哀屬留於招與過分明欲去世子矣過知其非義宜諫諫而不聽宜辭避之不辭而受其屬即不與殺猶與殺也其罪可宥哉唯是招歸罪於過而擅殺之似非司寇之刑耳故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曰陳人以著過得罪於陳宜其為衆所殺曰大夫以著過罪實始于招非招所宜殺春秋罪過而又深罪招故書法若此耳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陸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宥而放之奭招之黨也執而殺之

楚子滅人之國又為淫刑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姚承菴曰楚既帥師奉孫吳圍陳宜先取罪人誅之立孫吳而返今乃先滅其國執首惡招放之于越縱殺其黨孔奭可謂義舉乎蓋楚虔之志原在得陳而不在討賊也其視楚莊先殺夏徵舒而後入陳者亦大相懸哉

書楚師滅陳以著其貪暴書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以著其失刑而三舉陳書滅書執書放書殺皆繫之楚者責中國諸侯不能治陳之亂使楚得挾義行詐以墟人之國也

葬陳哀公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六



姚承菴曰當時陳已滅矣誰為之葬魯亦曷嘗會其葬哉而必此書者左傳稱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是陳猶有人以為葬蓋不與楚之滅陳也即下文書陳災之意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姚承菴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諸國大夫不待號召旅見焉故春秋特書一會字且舉魯以見其餘也事勢至此亦可為中國寒心哉

許遷于夷

汪氏曰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楚滅陳遂遷許于此

姚承菴曰諸儒皆謂許畏鄭欲遷請楚而遷于夷恐不然當時許堅從楚楚之威方熾也鄭雖世仇許未必敢動許曷為畏之即請于楚楚曷為聽其遷成畏鄭之名哉

夏四月陳災

姚承菴曰陳雖為楚所滅而土地人民猶在焉聖人不與其滅也故因災特書之

秋仲孫釁如齊

姚承菴曰七年暨平泄盟故今使聘修好然齊未有來聘也

冬築郎囿

張氏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姚承菴曰據左傳樂施與高彊以兵攻公宮欲得君以伐陳鮑遂與君戰不勝而來奔其惡大矣魯方通聘而可納其奔亡之臣乎故書以示譏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王氏曰三子伐莒皆書者惡其專國而公不得為政也

姚承菴曰按左傳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于亳社正是此役以公見討于平丘故諱不悉書意如可謂極惡矣

戊子晉侯彪卒

姚承菴曰晉平承悼公之後諸侯亦和然其所行事皆無足取以致共楚主盟以致楚專主盟中國之失霸平為之也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姚承菴曰卿會葬而且速

十有一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姚承菴曰卿共盟主之葬且共同列之葬幾無禮矣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

蔡

高氏曰蔡般弑逆之罪雖義當討而楚子亦弑逆之賊也以



春秋要解 卷之十  
賊討賊何辯曲直况楚子非真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  
楚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

姚承菴曰蔡般弑父與君宜殺楚虔曷不明正其罪誘執而  
殺之也身亦負此惡不欲顯然正其罪于天下耳春秋書楚  
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同斥其名正以著其罪之同以俟  
他日之誅也

楚志在滅蔡不在討賊顧論當時事勢滅蔡較難于滅陳者  
故先誘其君殺之而後舉師圍之耳上書誘蔡侯般殺之下  
書圍蔡總著其所為滅蔡者非與其討賊也

楚討中國之賊四殺夏徵舒也執齊慶封也執公子招也誘  
蔡侯般也而書法各不同春秋之權度審矣

楚虔欲滅陳久矣幸陳亂而無君也故先滅此而後行執殺  
以逞其威欲窺蔡亦久矣慮其君之固守也故先誘殺而後  
加攻圍以肆其暴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姚承菴曰成風定姒其來久矣

大蒐于比蒲

姚承菴曰三家不聞君夫人之喪乎簡車徒以大蒐僭上耀  
武不知其意欲何為者

仲孫纘會邾子盟于祲祥



姚承菴曰邾倚齊魯倚晉仇隙深在成襄之間自同盟重丘後邾君始來朝魯亦會其葬乃始相解耳今茲之會盟豈亦修此好乎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慙合天下之兵畏不能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天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

姚承菴曰此會將以救蔡曷為其弗克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高氏曰楚子誘人君而殺之乘人之喪而滅之執其嫡嗣而歸用之此不道之甚聖人所以詳錄之者非專罪夷狄也乃所以罪吾中國王綱既墜伯統又絕諸侯莫敢救致夷狄之自恣一至於此也然則向戌之謀實何利於中國哉

姚承菴曰稱師稱滅稱執稱以歸稱用之總是著楚虐之暴惡然中國諸侯安在哉上書厥慙之會而下書滅蔡之事春秋蓋有深痛者

蔡世子自四月被楚圍以至於今蓋八月堅守矣中國曾無一救者至為楚執以歸用之是孟子所謂世守也非身之所



能為也效死勿去是之謂世子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家氏曰燕伯入陽與衛獻入夷儀皆以亂臣迫逐而出因大國之力以入於其邑皆不名所以正君臣之分

姚承菴曰三年北燕伯出奔齊六年齊伐北燕納之不果伯蓋播越于外十年矣今藉齊力強納之于陽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姚承菴曰魯使卿共平公之墓故宋元即位遣使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

家氏曰魯受莒之叛人叛邑敗其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然皆季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為所卻豈晉之諸臣曲為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能以自伸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姚承菴曰虔以猜忌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書法如此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高氏曰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愁不克而以費叛愁



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

姚承菴曰按左傳公子愁聽南蒯之言欲謀季氏故從公如  
一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愁還及衛聞亂而奔齊則愁之  
奔以季孫故也然季孫豈可輕謀哉輕謀不能去而反以禍  
其君則愁之罪也故以出奔書

楚子伐徐

姚承菴曰徐吳之姻國也楚子疾吳故伐徐以懼之則其恣  
肆無道甚矣故書子稱伐以著其取禍之速

晉伐鮮虞

程子曰晉假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姚承菴曰晉荀吳偽會齊師假道鮮虞以伐之故春秋稱晉  
伐鮮虞以狄之蓋罪君臣無中國之志也齊慶封陳公子招  
蔡侯般此非弑逆之賊中國所當亟討者乎晉不知討而使  
楚虔得假此以威懾乎中國及其滅陳滅蔡又不知救以伸  
中國之義舉而反假道以伐鮮虞效夷狄徂詐之事非夷狄  
而何此韓子所謂中國而夷狄之者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陸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  
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以叛也克之不書本  
非他國之邑也



姚承菴曰大夫不知有諸侯則家臣不知有大夫此自然之理也季氏於此時尚不知省乃猶以師取之書曰叔弓帥師圍費見季氏自命叔弓自整師旅自圍已家臣之叛邑者而不知有魯叔弓亦但承季氏之命帥季氏之師圍季氏私邑之臣而亦不知有魯而魯君亦曰此季氏之事而不問其所為帥師所為圍費者是可嘆也已矣  
費本季氏私邑家臣據費以叛致帥師圍之若敵國者然是可見向來之專擅有所以教家臣之叛者又可見今日之師圍有不足以服家臣之叛者不書叛但書圍不書克皆有深意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高氏曰先書比歸者明在外本無弑君之心也及其以棄疾之請遂有得位之心故復言弑者正比之首惡也既曰歸于楚又曰弑于乾谿者非比親弑之也加之罪耳

比復稱公子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非討賊也殺而代之也憫比墮棄疾之謀以深罪棄疾也棄疾本圖位而脅立比比既立遂殺而篡之改名曰居蓋弑君之人名在諸侯之策故公子圍改名虔公子棄疾改名居

姚承菴曰此書法極有分曉公子比奔晉十三年本無弑虔



自立之心也唯是棄疾聽觀從之謀先召比于晉脅立之然後為篡奪之計耳劫時也比能守死不立豈不同曹子臧魯叔肸之節哉乃不能斷而為棄疾之所脅則比立于楚而度不得不縊于乾谿矣書曰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著虔之所以縊由比之立也然棄疾豈誠欲立比哉以已幼次于比非先立比不足以服國人故脅立比以逼虔耳虔死而可自逞矣由是使蔓成然以王至嚇之以致其自殺書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著比所自殺由棄疾之謀也合二條共觀楚之情事若親觀而親斷之者矣書法極有分曉

立比所以殺虔殺虔又以殺比棄疾真大惡人也  
虔雖篡弑之賊然賊可討不可代代之則亦篡弑之人春秋之義所不容也

楚肆強暴於南國殘虐小邦凌蔑中夏罪惡上通于天故虔弑於比比殺於棄疾骨肉自相為殘耳春秋並書公子正著蠻夷之惡無復人道所以為世大戒也

公子比分明為棄疾所脅然一貪為君之利則弑君之罪自不可逃然棄疾隨殺比自立則其罪又有甚焉者故春秋以弑君之罪加比之身而直以殺比之罪誅棄疾之心也是為夫子之筆



虞比皆弑君之賊而一書公子比弑一書公子棄疾殺皆誅其所為殺之意不與以討賊之辭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姚承菴曰平丘之會何為者以諸侯之皆貳也欲聯諸侯之貳以德乎以威乎不修德以感召而徒示甲兵之威即大合十三國之君而臨之以天子之老其可以服人心乎自此會盟後而晉不復振霸業之益墮有以夫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高氏曰晉若果能與劉子大合諸侯以討楚平弑逆之罪亦足以強中國之威矣今但同盟於此何所為哉

姚承菴曰晉楚為成後晉君臣自謂弭兵無事媮惰苟安無復自強之志楚由是竊主夏盟虎視中國晉君臣鼠伏而不救出幾二十年今楚虔罪盈惡甚自底殺亡晉昭復為會于平丘苟能號召以討楚平弑逆之亂豈不足伸中國之威乎而乃誇甲乘恐懼諸侯即重之以天子之老祇足以辱此盟耳春秋于會平丘後再書同盟于平丘蓋深著此盟之為可羞耳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汪氏曰平丘公不得與盟則執意如晉人固知季氏之專魯



政矣惜乎汨於私欲但知以霸令威魯而不能以霸政治季氏是以徒能辱魯君而季孫得逞其討由晉之諸卿專權而芑強家故也

姚承菴曰信邾莒之訴絕兄弟之歡卻魯而不使盟又執其臣以歸是晉之過然邾莒之事魯安得辭其責乎與會而不與盟其臣又為所執蓋亦辱國之甚矣春秋書此罪魯為甚而非專罪晉也

盟曰不與若公自不與焉者以全魯耳其實公何以不與也則譏在矣

不與公盟亦過矣又執其臣可乎稱人稱執稱以歸皆以甚

晉

季孫意如之專擅罪在不赦晉君臣只宜明數於會盟之時使魯君歸自治之以為諸大夫戒是為伯討

公至自會

姚承菴曰與會不與盟臣且見執辱甚矣書至志辱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高氏曰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王始依陳蔡之國藉以發難今既得位遂復陳蔡以報其功暴靈之惡而歸恩於已以悅中國春秋不言歸自楚者見二國之復乃自當復非夷狄得滅而復之也



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封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  
爵書歸言二君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  
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

姚承菴曰楚平分明假繼絕之事以暴靈之惡見已之恩故  
春秋但書如失國之君而自復之辭以存中國之體遏夷狄  
之專

冬十月葬蔡靈公

姚承菴曰蔡侯廬一歸國遂舉葬

特志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

姚承菴曰公不與平丘之盟辱甚矣不知愧自奮立而旋

託躬朝之禮如何不為所卻哉

吳滅州來

姚承菴曰成六年吳入州來至是取之經書滅甚之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陳氏曰大夫不致必見執也而後致亦危之也

姚承菴曰不消說晉人不是春秋魯史也先自治後治人請  
問意如何以為晉所執又何以見釋而至自晉此方是夫子  
春秋之旨觀意如上去季孫二字自見得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春秋要詳

卷之十

七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姚承菴曰著丘公不能訓其子郊公臨喪不感國人弗順其所善意恢為公子鐸等所謀殺故春秋書為累上之辭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姚承菴曰春秋於過於餘祭於夷昧並書其卒為下文吳弑其君僚起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姚承菴日記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禮莫重于祭大夫卒可以無告然當祭之時大夫卒于其所不可謂無知也可無殺于禮乎經書云云蓋善其通于禮之變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姚承菴曰甚矣讒人之可惡也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曲為計以奔之然朝吳既已存蔡則亦可以已矣而何不能自決哉書出奔蓋不獨罪無極併以譏吳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蜀杜氏曰前既狄之今不復貶者春秋釋其重者而為之辭姚承菴曰晉何念念不忘鮮虞哉十二年荀吳假道而伐之



今又加伐焉即待其食盡而後取然終為貪得之師也

冬公如晉

姚承菴曰十三年平丘不與盟至冬如晉不見納今又往朝不以辱為恥魯幾不能國矣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家氏曰齊景睥睨晉霸而不能志其遠者乃伐徐以為左右望之計視桓公之保徐有愧多矣

姚承菴曰當時晉不能遠略以齊之強務修德政糾合諸侯即可復霸也乃區區為伐徐計得賂而即反其志不亦卑哉書爵而稱伐固非所與也

楚子誘我蠻子殺之

姚承菴曰誘而殺楚故事也以夷誘夷故不名然楚子與我蠻子並稱亦戎蠻而已矣非謂平勝于靈也

夏公至自晉

姚承菴曰去冬如晉為晉所止今始得歸困悔甚矣書至所以志辱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姚承菴曰前年被執今往共葬事不知恥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姚承菴曰三年來朝今再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剡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高氏曰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自是陸渾睦於楚而為中國之害至是荀吳滅之

姚承菴曰據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之塗荀吳帥師涉自棘津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則此亦非堂

堂之師也且晉何好為此師哉即好為師中國豈無可討者

何必越周滅狄以為快哉經書帥師書滅蓋深罪晉之凌虐

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姚承菴曰天文大辰為心心為明堂天子之象氛祲可得而犯乎有星孛于大辰不知其事應當何如者春秋特書所以警有天下國家之責者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姚承菴曰楚吳為仇久矣先年吳嘗敗楚于鵠岸又敗楚于房鍾不書但書楚伐吳而已於是始書戰言吳楚敵也蓋吳



自滅州來後勢益張非復昔日之吳而楚方信讒荒淫亦非復昔日之楚自此以往吳滅巢滅徐駸及于楚而柏舉之戰且入郢而楚幾不能存識者蓋於是戰而知其必至此也春秋書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蓋深罪楚之挑禍於吳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姚承菴曰四國同日而災是為大異春秋特書之

六月邾子入郟

姚承菴曰按左傳云云邾亦惡矣書爵稱入所謂目其人而罪之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杜氏曰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為文

姚承菴曰是時楚荒淫自恣不在諸侯故因許畏鄭自葉而遷于白羽書此所以著楚之日偷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家氏曰凡書爵而書侵伐者多貶此繼邾人入郟而書宋公伐邾則與宋公之討有罪也

姚承菴曰宋之伐邾雖因向寧之請然當時無伯視邾子入郟事放恣殊甚不可無宋元之討也故書爵書伐以錄其事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茅堂胡氏曰悼公不起是飲非其藥而致卒也止不嘗藥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敬也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跬步之間猶不敢忘父母况父母之疾而可輕之乎

姚承菴曰許世子止本無弒父與君之心但悼公飲世子止之藥而卒不可謂非弒之事也張氏謂商臣蔡般之弒即律之所謂故止之弒其父即律之所謂過過與故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宜慎之又慎不可偶一過焉而為弒之事也

巳卯地震

姚承菴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焉地道也臣道也皆宜主于安靜震動則失其常是在君人者以德銷之而已昭不知省及于難有以夫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姚承菴曰齊景有爭伯之心因莒不事已故為此師然恐非所以令天下者

冬葬許悼公

或問蔡般弒景許止弒悼皆書葬同乎否乎曰其弒異其葬烏得而同

姚承菴曰悼公書弒著世子止有弒君之事是謹嚴春秋悼



公書葬明世子止無弑君之心是忠恕春秋

一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姚承菴曰出奔未有書自者此所書自又不與華亥等自宋南里出奔同無傳不敢妄擬但據諸儒云會係子臧之子鄆係子臧所食之邑則其所出奔繫曰自鄆或如劉敞有罪待放之說較他但書出奔者或稍異耳若曰為其父賢之則平不信也

以臧武仲之知猶以防求後于魯會能自鄆奔宋蓋賢於臧武仲遠矣然特賢於臧武仲耳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孫氏曰以衛侯之母兄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若此故書以著其惡

姚承菴曰盜不足責矣縶既以惡疾不能君致國其弟乃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郵致盜之殺是亦不能無罪也若靈公受國其兄且俾之預政而又不能防閑其母豫制其禍亂使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可謂君乎書盜殺衛侯之兄縶蓋深罪衛侯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家氏曰春秋書三卿同日而奔不唯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



爾

姚承菴曰宋元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致華向誘殺羣公子為亂劫取太子為質公亦取華向之子為質幾不成國矣今又不忍其詢殺華向之質而攻之三人者因出奔陳奔者固罪不容誅所以致其奔者寧獨無罪乎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汪氏曰晉之聘魯者十有一始於荀庚而終於士鞅始則伉而要盟終則怒而責禮霸者之臣所以修聘於望國之魯其非邦交之舊亦甚矣

姚承菴曰通嗣君也然據左傳云云霸者之臣來聘全是責求禮物而略無結好之意自是聘不復志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姚承菴曰華向出奔陳未嘗忘宋也宋元又信多僚之讒致劫司馬召華向等藉陳之力入國門以叛逼脅其君亦已甚矣然宋元信讒致叛之罪又可逭乎經書三叛人而必繫之宋煞有深意在也

奔于陳陳納之非也而且助其力故書自陳入以罪陳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姚承菴曰無極取貨行讒令國人出其君朱而立東國即朱奔楚楚平亦不能主是為可恨然朱不能自立而出奔亦不能無罪也故繫以失國之辭

公如晉至河乃復

姚承菴曰公如晉晉以將伐鮮虞故辭公經再書至河乃復著辱之辱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姚承菴曰前年高發帥師伐莒矣今齊侯又親往為伐莒則何罪哉故春秋目其人稱伐以著其甚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姚承菴曰華向罪不可言然宋何以不討而致其逸楚何以請受而納其叛同盟諸侯何以怠戍而請其出此真所謂亂世之事也讀之可為長嘆

大蒐于昌間

姚承菴曰八年秋蒐于紅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今春又大蒐于昌間臣執政于下而名分之不明君尸位于上而紀綱之莫問而唯蒐田之是務此春秋之所為屢書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姚承菴曰景王太子壽卒已立王子猛矣又寵子朝欲立之故至于大亂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姚承菴曰如京師會葬太早可知其不成禮矣

王室亂

茅堂胡氏曰易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書王室亂譏景王任情溺愛不明嫡庶之分以致爭亂失正家之道也

姚承菴曰書曰王室亂也景王已立子猛復寵子朝使其因舊官百工之喪職者及靈景之族以作亂其誰致之耶幸劉子單子輔王猛以周旋猛卒又幸晉籍談荀躒輔敬王以居守雖尹圉立子朝而終莫能奪耳然五年之間干戈相向迭勝迭負蓋已不成紀綱矣亂必自本始未有本亂而末能治者欲弭內亂者尚先正國本哉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李氏瑾曰景王立子而不能定寵不正而不能辨賤宗社之本啓禍亂之原莫此為大然則王室之亂非子朝之亂景王自亂之也

姚承菴曰此書居于皇與下書居于狄泉同一居字乃知猛後于景天下未嘗一日無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劉氏曰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王於子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

姚承菴曰以左右之也景王已立子猛而子朝不逞謀為篡逆斯時也全伏劉單為之左右耳苟非其人王猛其何以自立哉書稱翼為稱股肱皆左右臣鄰之義所謂以也春秋一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再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蓋幸當時有若人左右王猛而王室雖亂可藉以復底于平也後儒不知大義乃謂二子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曰以者不以者也可不為大辨哉

或曰子謂以王猛以字為左右其君是矣然下文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分明謂以為不善也子曷以解乎曰夫子嘗言之矣視其所以以固有善不善者非謂以即為不善字面也

王猛居于皇而晉師復至故入于王城暫次而書居者無地不可居也本納而書入者無入不自得也公羊謂入為篡辭又曰內弗受然則天王入于成周亦篡耶內弗受耶胡不知義之甚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孫氏曰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



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

姚承菴曰王猛已王矣未踰年是以不稱天王稱王猛必以名者別子朝也

王猛本王矣未踰年不可稱天王又不可同諸侯例而稱子故稱王子而書卒曰王子猛者猶子般子赤而皆名之也

生名之別此為王猛也同於王子朝死名之別此為王子猛卒也同於王子朝之死而不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姚承菴曰據左傳魯取邾城翼之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

叔孫舍如晉晉人執之然細詳下行人二字當是叔孫舍自

往修聘晉人因邾子之訴執之也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高氏曰晉雖以取邾師為罪而執行人其實則為士鞅來聘以魯為卑已晉執叔孫舍若為邾伸伯討然范鞅求貨使請冠焉則當時之伯討可知矣

姚承菴曰晉聽邾人之愬而執叔孫使與邾大夫坐舍以周禮爭乃不坐又欲以叔孫與邾人舍去衆與兵而朝示必死又不與又卻范鞅之求貨止申豐之行貨其真無愧於使命



哉書晉人執我行人蓋罪晉執非其罪也

晉人圍郊

薛氏曰著晉人之不急勤王也

姚承菴曰當時王猛卒敬王立子朝猶為不逞晉為伯主宜躬率諸侯戮力王室乃徐遣大夫圍子朝之邑非勤王之義也故稱人書圍以著其罪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姚承菴曰前年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逐朱今東國因朝而卒于楚唯知求貨賂耳寧顧其失國及奔疲于道路耶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高氏曰庚輿不正而立又不安其國而出奔

姚承菴曰莒郊公居喪不感國人弗順庚輿因此隙也賂齊以入郊公奔齊今庚輿殘虐不仁為國人所逐而奔魯郊公復入莒天道哉經書來奔罪奔者併受其奔者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陳氏曰夷狄交相敗不書必敗中國而後書吳敗六國自入春秋未之有也是故吳子貶稱國

姚承菴曰吳伐州來六國皆帥師從楚與吳戰吳敗六國之師胡沈之君陳之大夫皆沒于陣故稱吳以狄其國而書敗



書滅書獲不一而足見入春秋來未有若吳之禍中國者  
天王居于狄泉

姚承菴曰王猛卒弟匄立是為敬王時王子朝據王城敬王  
未至京師故就所居之地書曰天王居于狄泉居狄泉者稱  
天王則狄泉而外不得謂之王矣此春秋書法之謹嚴處  
猛居于皇敬居于狄泉一也何一不稱天王一稱天王猛立  
未踰年而卒一年無二王也敬立在逾年之後曠年不可無  
王也

尹氏立王子朝

高氏曰敬王始立而即稱天王者景王崩已踰年矣不可曠  
年無王故稱曰王著天下已有王王子朝不可以亂之也

劉氏曰尹氏立王子朝獨尹氏所欲立也已僭位號猶稱王  
子言莫之君也

孫氏曰嗣子有常位不言立立者篡辭

姚承菴曰尹氏立王子朝立之為王也然獨尹氏所欲立耳  
非通天下之人之心也故書法若此

衛人立晉通衛國之人皆欲立而立之也尹氏立王子朝獨  
尹氏一人欲立而立之者也若王子朝者蓋尹氏之王云爾  
此見尹氏不知大義得罪于天下處

八月乙未地震

春秋要詳

卷之十

卅



姚承菴曰據左傳所書則此地震之變不獨一魯而已者此非細故之應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姚承菴曰是時叔孫舍拘囚于晉未有釋意昭公此行本欲請舍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託疾而返春秋因書之冊蓋責其安于屈辱不知恥憤以自強也

昭公兩朝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此以有疾乃復書之冊其耻益以甚矣傳云殺恥吾不信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丙戌仲孫釁卒

姚承菴曰此孟僖子也僖子知夫子之聖命二子從學得列

聖門亦魯國一人哉

叔孫舍至自晉

姚承菴曰書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書意如至自晉書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書叔孫舍至自晉春秋抑揚予奪之意自別于書法之內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姚承菴曰按巢本小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取為附庸寧邑

春秋要角

卷之十

四



之也吳滅州來楚不自傲備乃為舟師以畧吳疆致吳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是亡郢之始也書吳滅巢皆有吳之暴橫然楚實有所以自取之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汪氏曰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茲之如牟嬰齊之如莒皆因聘而娶託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逆其妻也今意如遣公室之正卿為已逆婦專恣甚矣昔也討私邑使公室之卿圖之今也娶已妻使公室之卿逆之名雖為臣而實行魯君之事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為專魯哉

姚承菴曰按左傳叔孫舍如宋聘且為季孫意如逆婦前年舍在晉何等氣節今日却乃有此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姚承菴曰王室之亂於今四年矣晉頃曾不知恤今始為此會又但合諸大夫以謀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如是其急而可坐待明年哉書曰叔詣會晉趙鞅云云蓋深病當時之無霸也傳所云恐未得春秋書法之旨

齊桓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晉文誅叔帶以逆襄王皆霸者義舉晉頃承世霸之業昏庸怠惰略弗克振黃父知謀納王



春秋要解 卷之十一  
不躬率三軍以造于京師直待明年遣大夫將兵候王室將  
定而竊其功愧于桓文亦甚矣然是時政權全歸六卿頃亦  
贅旒耳不足深責也

有鸚鵡來巢

張氏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  
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鸚鵡不踰  
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  
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霸不競吳楚越皆以南  
夷迭主夏盟諸侯歛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鸚鵡來巢之祥  
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姚承菴曰人反德為亂物反常為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禽  
鳥得氣之先而著此反常之象其譴告人君蓋甚微而著矣  
此春秋所特書以示儆也

本無而今有曰有且鸚鵡不能巢而巢故特書志異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姚承菴曰雩本為旱而禱然事天以實不以文况可瀆禱乎  
書曰大雩又雩蓋譏非所以弭變也

記曰祭不欲䟽亦不欲數一歲二烝一月二雩皆數也非禮  
也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汪氏曰昭公君千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討一季氏不克而出  
奔何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駒  
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子皆以  
為不可不能修政蓄備而遽信羣小之言以圖之則無謀也  
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莫有闔心則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奮  
然怒螳螂之臂以當車轍其不為曹髦之刃出於背者幸而  
免耳

姚承菴曰昭公分明為季孫所逐書孫存體也  
公意本欲往齊而未即至齊姑次于陽州以待命

齊侯唁公于野井

汪氏曰公孫于齊求齊之援也次于陽州俟齊之命也齊侯  
唁于野井以唁為名拒公之適已也

姚承菴曰弔生曰唁魯侯失國而出奔豈不可唁然以齊大  
國之力執辭以伐季氏豈不可哉不為救災恤患之實舉而  
但為慰安問弔之虛禮何濟于魯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家氏曰繼公孫而書舍卒言舍之為公死也

姚承菴曰當昭公謀伐季氏時叔孫舍往闕不聞聞則必止  
其伐無孫齊之事矣及歸謀納公又為季氏所賣祈死以遂  
志此其賢足錄也故春秋書時月日以志其卒



春秋賢臣憂國而祈死者范文子叔孫舍二人而已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家氏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知省而宋元特為  
此行將以其前日逐華向者而討魯之強家非視天下之惡  
猶已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于行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呂氏曰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  
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

姚承菴曰齊侯取鄆何為者將以處公也不思為納公計而  
但為處公計豈魯昭孫齊初意耶書爵書取非予之蓋目其  
人以示貶也

齊何以取鄆之易也季氏深結梁丘據必不納公于魯而又  
不可居公于齊故陰使取鄆而陰授之俾齊侯以此居公可  
以安其身耳此齊無帥師魯無拒禦若探囊而取之易也不  
然而何後之圍成者魯終拒而莫能取耶甚哉季氏之神奸  
也

此條專罪齊侯若魯昭不君已貶在孫于齊之日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二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家氏曰居于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



魯君而抑強賊也自是每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  
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地故書  
居乾侯晉地故書在

姚承菴曰公次于陽州齊侯唁于野并未嘗至齊也何以云  
至自齊原公之意本欲至齊且陽州野井亦皆齊地也曰至  
曰居存國之體猶若平日行反而告至居位以君國也云爾  
但居于鄆則非其所然不得不據實以書也

夏公圍成

王氏箋義曰齊侯謀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圍  
成善伐叛也反惑幸臣之說使公子鉏帥師圍成公失國之  
君無師衆亦當書曰公以齊師圍成今直書曰公圍成惡齊  
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

姚承菴曰成魯之成也公之成也何以親圍之而若一敵國  
耶公在國不能撫民以見德居鄆又不能自克而思振乃藉  
齊公子鉏之師從之以圍一邑豈所謂旋國復辟之策哉故  
經書公圍成以示貶若季氏不臣逐君出外而致其圍成齊  
侯不修方伯連師之職而但使公子鉏帥師從公以圍成則  
又當擬在公圍成之後不得槩舉三罪失夫子書法之本旨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廬陵李氏曰鄆陵之盟乃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為糾合之



謀

姚承菴曰此盟主自齊侯謀納公也然三年而無成猶然居鄆而已矣則齊侯惑于梁丘據之一言耳雖然事雖不成而名義為正故各書爵書會而書盟

嘗觀季氏逐君之後凡鄰國卒葬之禮無所不周到而况其生者不知若何彌縫若何承順而至其所尤用情者在齊晉二大國之君而尤深固結於二大國之臣若梁丘據范鞅又其所謂腹心密友也是以齊晉二國君雖或念及輒以一言而撓沮嗟嗟魯國不幸生出季氏神奸而據鞅神奸又表裏二國以為助此真所謂亂世也與哉

公至自會居于鄆

姚承菴曰自會而至書若平日是春秋大義所以存君而厲忠義之心銷亂賊悖逆之惡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姚承菴曰當時子朝尚據王城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則異于居于狄泉矣曰入者自有而自入之也是幸之辭不言晉者王室亂在二十二年晉不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踰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其功不足錄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王氏箋義曰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夷狄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以者不以者也言子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大天子之能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

姚承菴曰天王一入成周人心自知大義所嚮王子朝不得復據王城矣尹氏等乃扶之奔楚篡賊莫容于世而惡黨附之以逃竄蓋總欲苟逭天討耳書之冊可為不正而謀篡不義而輔篡者之大戒左傳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是結案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姚承菴曰初時公孫于齊冀齊之納已也齊侯唁公于野井分明假虛禮為拒取鄆以居之耳既會鄆陵若為納公計者而實無納之心故不果納今公之如齊猶初志也而齊之謀魯亦猶初志也故旋返復居于鄆耳春秋詳書之冊譏昭之不智罪齊之不義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臨川吳氏曰國之大臣及臣民皆欲弑僚而還國於光也故稱國弑

姚承菴曰殺僚者光也胡稱國以弑光諸樊之冢嗣壽夢之嫡孫也壽夢父子諸樊兄弟欲致國季札而不可即當立光



以為君吳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之弒不以光首惡而歸罪於其國之大臣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

姚承菴曰據左傳卻宛直而和國人悅之無罪也鄢將師比費無極讒之令尹子常而殺之是可憫也故書以累上之辭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王氏曰齊盟諸侯于鄆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亦謀納公也而公終薨于乾侯蓋是時諸侯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丘據士鞅之奸與季氏表裏故也家氏曰齊景為鄆陵之盟而梁丘據入季氏之錦晉頃為扈

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懵然無知以為魯休戚無關於已孰知田常韜禍於齊六卿伏憂於晉厝火積薪而不悟使二君能為魯討賊亦足以驚內盜之膽也

姚承菴曰此會士鞅雖以成周令實謀納公也然其所謀納公者取季氏之賂耳季氏之賂至則公不果納矣是本不足書者而猶書之冊以初有成周之令且罪當時之所為會者實以濟權奸貪得之私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家氏曰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來奔季孫意



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賤者不足錄也春秋所以錄之而無所置誅李氏之無君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姚承菴曰公之復如齊也其猶有望納之意乎齊無納公意而且殺其禮此復返居于鄆將為如晉之舉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姚承菴曰公一年再如齊皆不見禮故不得已如晉次乾侯以待命然晉士鞅受李氏之賄賂不為意焉視齊取鄆圍成之事又不遠遠甚所以復居于鄆鄆潰而終在于乾侯終薨于乾侯也可嘆哉

向未孫齊時五如晉至河乃復今已孫于齊居于鄆晉肯為禮哉祇自取辱而已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姚承菴曰詳書曹伯滕子之卒葬見李氏在國一無失禮於外所以自蔽其逐君之罪且使鄰國不能致責于我也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姚承菴曰書公至自乾侯居于鄆猶然存在國之禮也蓋亦可悲矣

唁虛禮也然齊侯始唁于野并猶有一分恤惠意今使高張來唁分明致其譏誚耳而且比公于大夫則恥辱之加猶甚焉國君不自立一至於此此春秋詳書以志慨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姚承菴曰上年春如晉次于乾侯今年春返居于鄆晉之情可見矣復往何為哉自是次乾侯一年不見納直至鄆潰而終止于此是可嘆也

春秋書諸侯出奔未有若此之狼狽者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高氏曰昭公居於國而國人逐之出居於鄆而鄆潰見魯民皆叛但知畏季氏也

姚承菴曰鄆本魯邑何待取而居民為君守何至潰而散此書鄆潰正與前書齊侯取鄆公至自齊居于鄆相照應統是著昭公無德以撫民故出奔狼狽之一至此耳鄆之潰民自潰也或謂意如間公如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是不然夫苟



昭公之德澤誠足以固結其民則雖誘之使叛其誰從之蓋  
意如罪惡在公孫齊時已不勝誅不必又坐誘鄆之潰以益  
其罪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范氏祖禹曰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  
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姚承菴曰前歲首不書居鄆者鄆猶魯地公居鄆猶居魯也  
去年春如晉次于乾侯亦曰暫止之辭耳猶以鄆為居也鄆  
潰無所入羈旅他國居非其所故書在乾侯以繫臣民之望  
若曰季氏雖無公然公猶在乾侯也云爾此夫子特筆以存  
人道之大倫處朱子綱目於唐武氏之篡位每歲首書帝在  
房州深得此書法之旨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姚承菴曰葬宋元公葬晉頃公皆三月而葬何亟也是時昭  
公播越在外凡會葬之禮季氏專之宋元曲棘之行專謀季  
氏季氏不為讐而葬之亟晉頃不納公而黨季氏季氏深為  
德而葬之亟即他喪葬亦皆盡禮而使無生心焉此季氏之  
所謂神奸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春秋要解 卷之十  
姚承菴曰書吳滅徐著吳暴滅人宗社之罪書徐子章羽奔楚著徐子不死其宗社之罪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陳氏曰昭公在乾侯意如會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

姚承菴曰據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蓋晉定見昭公淹恤于其國亦有哀之之意無奈范鞅與季氏表裏巧言於晉定之前而私焉於季氏必要其來以受其無咎則季氏之練冠麻衣跣足卑辭以伏罪皆范鞅教之也荀躒亦墮其術而不察耳書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不能正其罪而且列之會昭公又安望復返其國哉晉君臣黨惡之罪蓋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姚承菴曰荀躒既會意如于適歷又承晉侯命唁公于乾侯曰唁分明弔其不得返使安居于此地也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孤其君汲汲求哀之請晉亦豈成為國哉終為六卿所分有益已兆唁公乾侯之日矣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春秋要解

卷之十

七



襄陽許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氏當國以類至也  
姚承菴曰此與庶其牟夷書法同季氏專國邾快黑肱相繼  
來奔聲應氣求其然哉

黑肱何以不繫之邾也黑肱無邾也黑肱無邾來奔季氏無  
魯受其奔此書法去邾之深意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謝氏曰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闕  
者魯人以闕與公而公取之也

姚承菴曰闕魯地是時季氏專國魯人安得而與之此季氏  
之意耳始也私通于齊之用事者而委之鄆茲私授于已之  
用事者而委之闕總之供其老死而已矣此季氏之神奸也  
然不能逃夫子之明見故前後皆下一取字

夏吳伐越

姚承菴曰此夷狄相攻事不足錄然吳方滅州來滅巢今又  
伐越行將入郢為黃池之會主盟中國而終又為越所滅春  
秋將終其事不得不錄其始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  
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春秋要詳

卷之十

十四



呂氏曰周室雖衰諸侯猶勤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者也  
姚承菴曰周自東遷來世居王城敬王以王子朝據居王城  
故入成周以號令天下今子朝雖奔其黨尚在敬王不欲居  
王城而病成周之圯惡也又不可常勞諸侯之戍故命復城  
之於是諸國之大夫胥往供此役春秋特書之冊蓋就事以  
紀其實也

就王者論似不宜動天下之衆築千雉之城然就當時論非  
城莫可守而天王猶能命諸國諸國之大夫猶趨命以供其  
役是猶有可紀者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廬陵李氏曰昭公在位二十四年居鄆五年客乾侯三年乃  
魯國衰惰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感容而父子之親  
喪娶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立國立身之本皆失矣季氏  
之禍雖積習於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能正納牟夷而不能  
卻大雩大雨雹天戒屢見而不知警舍中軍蒐于紅軍政盡  
元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於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  
同盟而不得與昭公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齊有陳氏晉有  
六卿與不家蓋聲勢相倚迭為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







國中乎故但書天王不書正月蓋不與季氏之頒正朔也若昭公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始又當以大義論不在正月二字上發揮

正朔之頒專自季氏久矣然向來猶有昭公在也今昭公之喪未歸定公之位未定則誰其尸之故春秋正以王法不書正月若曰正朔在廟非賊臣之所得專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孫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况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于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于京師疾之也

姚承菴曰宋仲幾不受功於義應執然韓不信方率諸侯之大夫共天子之役乃不請命于天子而私執之可謂義乎書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蓋不正其執人于至尊之所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家氏曰定公之立不書即位正也今書即位以其篡君之子受位于賊特書即位以正之也

姚承菴曰國不可一日無君也意如遂昭公於外八年矣公薨乾侯不即以國君之禮迎之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宋宋亦不顧大義偃然自以為當立而居之此與篡何異哉蓋不獨意如無君宋亦無君也春秋書公即位于公喪至自乾侯



之下蓋從桓宣之例書之以示誅耳

即位必在正月此獨在六月者錄其實使人可考知其時事也觀左傳喪至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則宋之心事已在于先入之際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姚承菴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也昭公薨逾半載而始歸歸方逾月而即葬誰其忠愛之而必若此書者愧當日之臣子無復以此動念而生之不能事喪葬之不能哀也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番陽萬氏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者蓋始乎此昭公在魯已立公為太子及其居鄆又黜公為而立公衍則國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恐人之議已也於是而立煬宮若曰煬公以弟繼兄魯一世一及之禮所自始今舍公為公衍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耳

冬十月隕霜殺菽

姚承菴曰周十月夏八月也時未宜肅殺况霜殺菽乎故特



書記異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姚承菴曰雉門兩觀非禮也魯僭已久不書此因其災將新作也故因事以託義焉

秋楚人伐吳

姚承菴曰據左傳是吳誘楚而敗之者所謂多方以誘之也蠻夷相攻不足錄而書此者見楚墮吳術中而不知所以大敗于柏舉而終取入郢之慘禍也經書楚伐吳止此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孫氏曰公不知僭之惡也書新作侈而大之也

姚承菴曰曰新作則必有加乎其舊矣仍舊僭故書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姚承菴曰季氏不請天子不告方伯而立定公晉怒而公往朝焉又止不得見亦無非勒取貨賂耳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姚承菴曰昭十二年仲孫矧會邾子盟于祲祥雖曰以魯大



夫會其君似為卑邾然是時邾猶無故也今邾子方在喪戚中何忌何汲汲與盟于拔耶書交譏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家氏曰春秋書侵書伐見褒貶者兩召陵是也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為也蓋奉辭伐罪奮然必往然後稱其為伐師雖衆義雖直而逗撓因循無以副衆人之望是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也蔡昭侯乃隱太子之子明

於復讐之義故為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柏舉之戰書蔡侯以吳子云云學者知柏舉之為褒則知召陵之為貶也

姚承菴曰入春秋來蔡人首叛中國而附楚至是不勝楚之陵虐也乃告諸侯而請伐焉晉為盟主大合十八國之衆天子且使大夫臨之可謂極盛矣晉定於是時使能聲大義以致討豈非復伯之一機乎乃其臣荀寅求貲不得力為沮撓而中止使伏羲執言之師乃為苟且塞責之舉而春秋但書曰侵楚晉於是無復宗諸侯之望矣可嘆哉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伐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事者當時蔡毒楚而求討于晉晉初以大義號召諸侯是也而終惑荀寅之一言辭蔡不討此非獨蔡侯不然即諸侯亦共不然者是以外晉而共為盟又別一地故不得不以公及為文耳究竟此盟後亦未見有伐楚事然同仇之義猶有在焉其義亦足錄也故春秋特書之若曰前會為一事此盟為一事則杞伯成之卒何以不書卒于盟耶公之至也何以不書至自盟耶此其情事蓋甚易見者敢一從前後經文訂正以質高明

杞伯成卒于會

姚承菴曰不言卒于師者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姚承菴曰許至是蓋四遷矣而皆從楚令也不久為鄭所滅然則從楚亦何裨于國哉

秋七月公至自會

姚承菴曰晉以伐楚召諸侯而公以會至者不成乎伐楚也

劉卷卒

姚承菴曰劉卷有功於王室故志其卒然與單旗同事者一書一不書卷方與會盟必來赴告故耳

葬杞悼公

春秋要詳

卷十一

七



楚人圍蔡

姚承菴曰楚以蔡請諸侯致討圍之故稱人以著其罪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姚承菴曰晉不謀蔡以伐楚乃連衛衆唯中山之是伐故稱將稱師稱伐以著其失

葬劉文公

姚承菴曰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劉文公蓋必魯往會葬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陳氏曰以夷狄憂中國故吳始稱子書戰書敗績皆進吳也家氏曰自楚昭繼世舉國事付之囊瓦黷貨無厭殺人不忌以至內外離叛莫有鬪心由是有入郢之禍國破君逃瓦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奉頭鼠竄以為偷生之計罪不可勝誅矣春秋繼柏舉之敗書瓦出奔誅大臣之敗國而以身免也

姚承菴曰吳本有謀楚之心蔡請會逢其適故為是師然是時楚暴中國特甚晉為中國盟主辭蔡之請而楚且舉兵圍蔡禍不可言幸吳舉是師與楚戰一鼓而敗之囊瓦出奔大抒中國之憤故春秋特進吳稱子書曰蔡侯以吳子及楚人



戰于柏舉云云蓋深以是舉為大快也與柏舉之戰則召陵之書侵不貶而自見矣

此條重看一以字吳師未甚可與唯蔡侯以其師勝楚發舒華夏之氣故蔡稱爵吳進子耳

庚辰吳入郢

姚承菴曰救蔡伐楚善也故進而與之書曰吳子及楚人戰既乘楚敗入郢夷其宗廟壞其宮室而甚且亂其男女之室則狄矣故復從其號書曰吳入郢春秋書法之謹嚴如此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汪氏曰此年諸侯歸粟于蔡而不書諸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耳故略言之

姚承菴曰歸粟于蔡亦會召陵盟皐鼬之意然不能會舉師旅以伸同仇之義而乘吳入郢解圍之後僅歸之粟亦可愧也

於越入吳

姚承菴曰吳伐楚爭雄啓疆非有安中國之心然却能伸中國之氣為中國所取於越乘其虛入之若與楚復入郢之雙言者是可恨也故舉其號而書入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春秋左傳卷十一

卷十一

十一



蜀杜氏曰於桓公之年書公子翬所以貶桓公也於宣公之年書公子遂所以譏宣公也於此年書季孫意如卒所以疾定公也

姚承菴曰意如幾改步改玉矣擢髮不足數此何以卒卒意如者使人稱曰此定公之大夫意如耳不貶意如之貶實借以貶定公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姚承菴曰此叔孫舍之子也與意如之行大別並志其卒使人自別其行耳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襄陵許氏曰晉以土地之故縱兵橫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君子是以惡晉也

姚承菴曰鮮虞何犯于晉伐之不已而復圍之耶要是利其土地不滅之不止耳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高氏曰許恃楚以固其國至于四遷鄭游速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楚雖不能保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

姚承菴曰入春秋來鄭莊即入許許世受鄭禍不淺矣茲許無奈鄭何依楚四遷以避之鄭又間楚滅許而以其君歸其



暴惡特甚故春秋詳書以著其罪

一月公侵鄭

廬陵李氏曰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徵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公山不狃陽虎之專故託公以出師耳

公至自侵鄭

姚承菴曰此本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幸賴公叔文子之言免蓋亦危矣書至自侵鄭危之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高氏曰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陵大夫微陪臣脅理勢然耳孟懿子亦無若之何也

姚承菴曰據左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獻子賢大夫亦不能卻陽虎之命耶

春秋書內卿並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遂得臣之並使乃仲遂和謀之所起斯何忌之並使乃陽虎專權之所為是不可不察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杜氏曰稱行人非其罪



姚承菴曰諸侯唯宋事晉謹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列卿爭黷貨賄擅作威福執行人以快其憤其何以令諸侯哉書人書執行人蓋罪晉卿之專擅為內叛之始事也

冬城中城

汪氏曰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役衆修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懼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姚承菴曰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

貳于齊至是二卿欲復取之故帥師以圍其邑然鄆故吾邑也何不以德懷之而兵圍以取耶自是魯齊加兵數載不息此春秋特書以著譏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廬陵李氏曰此為齊景公圖復霸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南盟黃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汪氏曰齊侯稱人而又書侵所以重貶之也挾詐恃力夫豈圖霸之道乎書執結以侵衛與楚成執宋公以伐宋書法正同聖人之情見矣

姚承菴曰按左傳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不肯赴故執北宮結以加之兵也圖伯有道可挾詐恃力逼人之從我即書人書執行人書侵蓋深罪齊景之不能霸也

當時天王辟僭翩之難出居於外景公苟能伸勤王之義四國景從圖伯亦無難者乃今日求之鄭明日求之衛皆強人之從我其何以復霸哉書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此足以窺齊景之所為矣

此與楚成執宋公以伐宋同一書法

齊侯衛侯盟于沙

臨川吳氏曰執其行人而與其君結盟以叛晉齊衛之罪均矣

姚承菴曰吾聞盟會既立而執其叛盟者矣未聞誘執其使侵其國以脅其盟者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姚承菴曰自齊論盟鄭盟衛以叛晉且忌魯事晉而加伐是為非計然去歲季仲帥師圍鄆蓋亦有以取之矣書所以交



譏之也

九月大雩

姚承菴曰一時而大雩者再可以徵旱矣今年受齊伐明年再侵齊再受齊伐民何以堪此春秋之所為詳載也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姚承菴曰去年齊伐我西鄙有辭于我也今公加兵于齊則無名矣是時魯政不在公亦不在三家唯陽虎之所使而已故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鬪志書侵譏公之無主書至著公之

可危也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侵齊

姚承菴曰陽虎以未得志故復勸公行乍往乍來不得休息可以見公之進退矣再書侵書至蓋甚傷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姚承菴曰齊師之再伐報我師之再侵也齊再書伐魯再書侵曲直見矣而皆非公之所能自主也其何以為國乎公會晉師于瓦



劉氏曰晉人興師救魯春秋不以救書何哉夫所謂救者仗大義以拯人之急者也魯昭栖遲乾侯之境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賄是徇黨臣而抑君今齊師之來初非危急之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與齊爭伯而非為魯國宗社計也故春秋不與之以救

姚承菴曰齊師伐我晉士鞅等帥師為救公故往會之書公會晉師重在師也重師所以重國也  
公至自瓦

姚承菴曰所重在師救我而不在會故不以會至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高氏曰鄭伯與齊為鹹之盟衛侯與齊為沙之盟二國皆為齊而叛晉晉以是侵鄭侵衛所以絕齊之與國也晉不聲其罪不能取服故兩書侵

姚承菴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矣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以攘服侵鄭遂侵衛絕齊之與國其誰與之斥其人帥師兩侵中着一遂字蓋深罪晉定君臣之失計無復能再振其霸業也

侵蔡遂伐楚此遂之善者侵鄭遂侵衛此遂之不善者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汪氏曰二卿並將以虐婚姻之國凌兄弟之邦非出已意而迫於霸國之威故春秋皆書侵以譏之

姚承菴曰魯於衛無可聲之罪特為晉以興師故目二卿書侵以示貶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姚承菴曰前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而晉士鞅又自帥師侵二國故二君為盟以固其謀晉魯交結同謀以侵鄭衛非也鄭衛交盟同謀以叛晉亦非也

從祀先公

廬陵李氏曰從祀之說三傳及諸家皆以為正閔僖之位獨胡氏不取蓋陽虎之意止欲暴明季氏之罪故從祀昭公以說于國人也春秋每書宮廟必舉其謚此不書閔僖直書先公故以為昭公無疑也

姚承菴曰昭公以上之君皆祀矣獨昭公未入廟祀故稱從祀先公此其理極正但出于陽虎之矯舉則非也故特書盜竊寶玉大弓之上以示譏

盜竊寶玉大弓

陳氏曰虎陪臣也取周公之分器以出魯莫之禁書曰盜竊



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

姚承菴曰寶玉象德大弓象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此分物歷世守而弗失為國寶鎮今陽虎得竊諸公宮可謂國有君乎得之書失之書所以深責魯定之不能守也

是時陽虎以鄆讎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郕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物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其得其失重于地之得失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廬陵李氏曰謂之得者以明既失而復得也先王所賜非盛德不能受而傳之竊之書得之書尊之也

姚承菴曰陽虎以為無所用而復歸之也

魯嘗納莒僕之寶玉矣曷若不失此分器之寶玉也嘗反楚靈之大屈矣曷若不失此分物之大弓也始也奪人之所有今不能保已之所有至失於盜而復得亦險矣斯亦可自愧赧矣哉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陳氏曰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



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春秋重絕晉也  
姚承菴曰此本伐晉而但書次焉者何也齊衛雖相要結以  
玩晉然名義猶存未敢誦言伐之姑侵尋于其地俟可舉而  
後加兵耳自此次五氏後又次于垂葭又次于渠蔭至哀元  
年而後伐則齊衛之情見矣春秋書此蓋貶齊衛之不顧名  
義然亦悼晉之自啓其叛為齊衛之所窺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姚承菴曰數年來齊魯嘗相伐孔丘相與齊釋怨相安于無  
事是保國之道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家氏曰犁彌之奸萊夷之劫使非吾聖人相禮動容貌出辭  
氣有以格齊人之彊暴則定公幾不獲免而魯之危甚矣其  
致危之也

姚承菴曰夾谷之會齊人欲加于魯孔丘但以數語止其亂  
使彼自悔謝過之不暇此為國以禮足以服人而非強衆之  
足恃也

書公會齊侯于夾谷書公至自夾谷蓋實錄其事耳而非誇  
也然魯自有隱然足立之意矣



春秋左傳卷十一  
會盟非盛事然夾谷之會孔子實相之所謂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也但中間自能止萊人之亂自能使其歸鄆謹龜陰之田此是作用妙處惜不能終其用一變以至道耳

晉趙鞅帥師圍衛

廬陵李氏曰以伯主而圍與國者惟宋襄圍曹趙鞅圍衛而已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之不足以服人也此役書圍以力之不足以服人也

姚承菴曰是時齊連鄭衛為一黨以叛晉八年秋晉士鞅帥師侵衛遂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將以謀晉也晉不修德以招來又帥師以圍衛其曷以令其服哉徒堅其從齊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家氏曰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是之謂自歸視其他歸疆有不得同也聖人道化所感疆暴為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姚承菴曰取濟西取汶陽言取不言歸以伏大國之威也歸濟西歸鄆及闡言歸不言來以待請而後得也今齊服義於魯自以其田歸焉故特書來歸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蜀杜氏曰大夫攻叛臣自夏至秋再圍以兵春秋離其文而書之不特貶而貶著也

朱子曰春秋之初只是諸侯抗衡後來諸侯纔不奈何便被大夫專權及大夫稍沒奈何又被陪臣擅命如唐之藩鎮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宮虞侯之屬皆殺節度亦來握權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章極分曉

姚承菴曰邱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邱叛亦上行下效之自致耳叔孫不知悔過自責使家隸感化乃連仲孫帥重師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使其屬多方為詐諉之謀誘之出走是教通國之人習為用上之舉也失政刑甚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王氏曰宋公信讒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家國之難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豈能自安乎故經亦直書以志其過

宋公子地出奔陳

王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驕伉矣故春秋以自奔為文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姚承菴曰前此齊侯與鄭伯盟于鹹與衛侯盟于沙矣今三國復為此會者以衛有晉難也蓋是時齊與二國同黨以異



于晉即魯亦會齊于夾谷不從乎晉也晉亦不成其為晉也  
能禁人之不異已哉

叔孫州仇如齊

姚承菴曰夾谷之會齊歸我鄆謹龜陰田侯犯以邱奔齊齊  
人又致邱是以叔孫往謝齊方以致邱為德叔孫叔孫謂義  
在討惡豈以為寡君賜此數語可稱不辱君命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孫氏曰佗彊為宋大臣不能以道事君為辰彊牽而去故曰  
暨交譏之也

姚承菴曰宋公以寵向魍故致公子地出奔又不納弟辰之  
言使辰暨佗彊出奔不君不兄不足論矣乃辰既調停公子  
地君一未聽獨不可號泣以從之手即終不聽則退處於野  
終身不食其祿可也何即出奔陳乎况可挾忿曰吾以國人  
出君誰與處遂暨佗彊而俱奔乎仲佗石彊向不能畜止其  
君之惡今又不能善處其兄弟之間乃與辰俱出奔陳安在  
其為大臣者春秋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蓋  
一書而並貶之也

暨暨暨也親也彊也親之彊之亦親其所可親彊其所可彊  
者耳辰與佗彊蓋平分其罪矣與及專主我及彼義稍別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



叛

姚承菴曰不得於君出奔他國猶可言也越在他國藉其力入于國邑以叛讐其君亦何太甚哉此在異姓不可小臣不可而况於君弟乎况於大臣乎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罪不容誅矣然所以致此叛者實由宋公寵嬖悞諫始左傳云寵向魇故也此一語其足以斷此獄哉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姚承菴曰入蕭從叛亦叛也但其人乖覺姑站此以觀望耳觀前偽疾逃使時便見得

自曹自陳固皆仗藉其力以為入者陳曹不能無罪

春秋書宋樂大心出奔曹書宋公子地出奔陳書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書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書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便見宋公不能其家國致其弟其臣如此便見樂大心乖覺奸詐出奔而觀望如此便見公子地不能割一物之愛忍棄其君如此便見辰不善調停兄弟之間忘君臣之義終忍為叛也如此便見仲佗石彊原非可大任者從奔而奔從叛而叛如此便見陳與曹納其奔亡且助其力使入國以叛如此所謂不待傳而其義自見者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廬陵李氏曰晉伯至此諸侯皆叛矣然魯叛晉本始於平齊之時不於平齊言叛晉者蓋春秋之間魯於齊晉本兩事之也此條當與鄭輸平同看

姚承菴曰據左傳始叛晉也何以故晉政出多門貨賄讒慝惱昏其間而人莫能從也故魯初及齊平今及鄭平不得不樹黨以自固耳

及鄭平我欲之也故鄭卿不來盟我卿往涖盟也隱之世鄭輸平鄭來求平於我援我為黨以自固也今及鄭平我往求平於鄭援彼為黨以自固也世變之不同如此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朱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為之若漸漸如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

姚承菴曰三桓築城私邑自謂子孫長久之計乃其家臣各據以為叛至此各帥師以墮之是可嘆也

是時孔子相魯三家自願各墮其私邑然家臣竊據其內非用師不可克也故此書叔孫州仇帥師墮郈下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十年再書叔帥師圍郕謂侯犯據郕以叛也後犯以郕奔齊齊且致郕于我矣今猶待帥師以墮郕叛黨之深固難拔也蓋如此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家氏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彊伐曹者著中國之無盟主也姚承菴曰是時齊鄭衛皆不從晉曹尚從之故為此師然非保亂守邦之道也稱師稱伐亦著其譏耳

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何氏曰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削強國勢也

姚承菴曰墮郕以一卿墮費以二卿便見費固而難拔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杜氏曰結叛晉也

姚承菴曰十年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叔孫州仇如齊至是復有此盟蓋堅十年之約相援以為固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范氏曰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為耻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



圍使若敵國然

姚承菴曰叔孫州仇已墮邱矣季孫斯仲孫何忌已墮費矣獨孟孫惑公歛處父之言據城以自固公自將圍之若敵國然而弗克可謂強矣然邱費已墮即成尚在於魯何有遲之暮月公歛情見勢屈墮之易耳公何急於親出無功而返耶是亦欲速見小之故也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一譏公之輕于出一罪孟氏之敢為抗也

是時孔子相魯何不能禁是行曰國家之事亦有非一人所能主者孟懿子學於孔子者何不肯墮成曰叔季之墮邱費非真知天理之當墮也其家臣據邑以叛心甚毒之偶一言中其繁故即墮之耳公歛在成方有功于孟氏孟氏未見其害故不欲墮亦人情也但以公親將而不墮則雖學於聖門者亦不能辭抗君之罪耳

墮邱墮費叔季非純出于天理之公圍成不墮孟孫是專徇乎人欲之私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杜氏曰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為援  
姚承菴曰此與九年次五氏同

夏築蛇淵囿

廬陵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以為



齊人已服疆都已墮國家間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為政時

姚承菴曰苑囿何切于國當此盛夏時興築耶

大蒐于比蒲

姚承菴曰三桓日懼人圖已也故數蒐焉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姚承菴曰衛與晉仇惡曹猶從晉故比伐之然豈持國睦鄰之道哉再書而罪自著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高氏曰據土背君曰叛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投鼠

忌噐之義故聖人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專土與兵之罪

姚承菴曰凡稱叛者謂其心與事皆逆其君也趙鞅要邲鄆午衛貢五百家不與殺午圍邲其心逆及荀寅士吉射執此辭以伐之遂入晉陽以為拒其事亦逆不書曰叛可乎後書趙鞅歸于晉正謂其叛不宜歸也不得以其歸謂無叛君之心又不得據其入拒范中行氏之迹也曰此為篡弑之階堅冰之戒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王氏曰鞅入晉陽私邑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三人之罪若



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則專祿以周旋矣趙鞅貪憤專戮其罪宜逐寅吉射以午之故興兵首禍則又為無君故三臣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

姚承菴曰趙鞅貪憤專戮其罪宜逐然荀寅士吉射曷不告諸晉侯乃以姻故自伐趙氏之宮耶及荀躒等奉公致伐二子敗奔朝歌則其叛明甚故與上皆書入書叛以為世戒

晉趙鞅歸于晉

家氏曰春秋先書鞅叛繼書鞅歸言已叛之人非所得歸而歸也非謂鞅無罪而歸於晉也

姚承菴曰據左傳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晉盟于公宮料其情辭必曰趙鞅之入拒范中行耳而非其心也然即以邲鄆午一節論要衛貢五百家可謂義乎怒午不與殺之而圍邲鄆可謂有君乎此而可歸則無不可歸者蓋韓魏趙鞅之黨也兔狐傷類故請復之而晉君不悟也復之而盟于公宮可嘆哉春秋書曰趙鞅歸于晉易其辭若曰自歸之者正責晉君之不知討罪也看後來三家共分晉國便知今日韓魏為趙鞅請之意矣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又書趙盾侵陳書趙鞅叛又書趙鞅歸晉皆責其君不能討非誅其弑誅其叛而又開之也薛弑其君比



姚承菴曰春秋稱國以弑者四莒弑庶其晉弑州蒲吳弑僚薛弑比也唯此無傳其君不能無罪然其國豈無一人調停其間以致其弑乎則亦必有當之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成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姚承菴曰衛靈不君不能正家反逐大臣而及其黨不為無罪然公叔成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得乎故與其黨皆書奔以罪之  
奔者非也受其奔者亦非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高氏曰陳佗人專兵以助夷狄滅諸侯之國又執其國君歸

縱或歸于楚其罪等耳

姚承菴曰頓居陳楚之間背楚絕陳好而欲事晉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事之不替且比而從之以滅頓是亦夷而已矣春秋書楚結陳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歸誅楚而罪陳也頓子知背夷而不能死其位故名之

書陳佗人於楚結之下見楚之滅頓實陳之所主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姚承菴曰衛靈沈耳于閨逐其世臣又及其所與不足責也若北宮結黨成而奔及魯受其奔皆春秋之義不載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襄陵許氏曰書檇李之敗見光玩兵滅身以為殘民伐國之戒

姚承菴曰吳報四年庚辰之役陳師檇李越用詐敗其師且以戈擊吳子致其死是為可罪然吳柏舉之後乘勝而驕輕視越謂可滅此朝食而曾不思兵之玩身之歿也春秋書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豈獨罪越而已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姚承菴曰齊景欲求霸宜誅晉亂臣以正其國乃會魯衛謀救范中行氏魯方納衛公叔戍北宮結之奔乃與齊侯衛侯會謀晉事衛有公叔戍之難未定也乃舍而與齊魯會皆不可曉此之謂昏亂之國也經書公會齊侯衛侯于牽蓋交譏之耳

公至自會

姚承菴曰此可以無會者書至以示譏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冢氏曰自齊景圖伯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始及齊為此會蓋始從于齊也傳謂牽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爾四國相率而預于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及桓公之霸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祖業而率三國之君往助叛人彼三國冥然與之俱而不知黨叛



輔逆之為不可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為戰國景公與有責焉聯書二會皆貶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茅堂胡氏曰祭肉曰脤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脤非禮也

姚承菴曰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器以賜同姓諸侯與之共福者也此唯諸侯朝天子助祭始得受之今魯定受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使往聘天王特使石尚忽歸此脤魯是以為禮乎書之冊固著天王損禮之失實罪魯向闕朝聘不足當此脤之歸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胡氏曰書衛世子奔宋則以罪靈公也書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則以罪蒯聵也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則以罪輒也

姚承菴曰蒯聵殺母事有無不可知但遭不幸事不能善處其間至于出奔即非子道然惑於南子之淫讒而忍逐其子衛靈能免首惡之誅耶春秋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問世子所以出奔之故則知其罪之在矣

衛公孟彊出奔鄭

姚承菴曰比年書公孟彊帥師衛靈固大任之者今疑蒯聵



之黨逐之可謂君乎然公孟彊何仕此無道之國也故以出  
奔書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高氏曰宋公不能容一弟既使為奔亡之臣又使為叛逆之  
臣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弟皆以罪宋公也

姚承菴曰按此書法罪宋公罪辰也然奔而入叛叛而復奔  
之人魯可受乎其罪亦著

大蒐于比蒲

高郵孫氏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者必書公公觀魚于棠公  
狩于郎隱桓之時政猶自公出也自昭之蒐紅政在三桓蒐  
田之禮雖公自行皆曰大蒐而不曰公焉所以見公之不得  
為政而大夫專國也

姚承菴曰觀哀三年三卿並將伐邾兵權仍在三家此大蒐  
比蒲蓋以公為尸而實三家之為也

邾子來會公

薛氏曰大蒐天子所以會諸侯也僭蒐而諸侯來會毋乃大  
逼乎

姚承菴曰比蒲之蒐三家之事也而以公為尸故邾子來會  
于斯耳然蒐豈會遇之時而蒐之所豈會遇之地哉書之冊  
譏邾實譏魯也



此與蕭叔朝公同

城莒父及霄

家氏曰譏勞民城諸防城諸鄆同例

姚承菴曰公助晉叛臣故懼而城此二邑不知何苦為此而重勞民力之不恤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姚承菴曰方來會又來朝未幾又來奔喪其卑屈亦甚矣

繼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姚承菴曰始傷口既食角茲食牛至于死甚矣豈謂變無事應耶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姚承菴曰書滅胡書以胡子歸著楚之罪然有國者可乘人之約而倖其邑乎可自委于命而不知儆乎以是取滅而致虜亦其宜也故斥其爵而書其名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廬陵李氏曰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于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其異於桓宣者無幾矣故春秋於元年即不書正月以著正始之義而於意如之卒特書日以著定公尊獎亂臣之惡其辭嚴矣然當其初年陪臣執命國事分崩



固無足言但陽虎既奔之後二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麤立  
正當可以有為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  
賴哉李氏曰會于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孫而有墮都  
之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教雉門兩觀之作而僭禮莫之改寶  
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昏於女樂政歸彊家此定公有  
聖人而不能用人也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牽洮城莒父城  
霄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鄭罕達帥師伐宋

姚承菴曰宋公子地奔鄭是師也將取宋地以處之也夫納  
宋叛人已為可罪况可伐大國以居叛人乎此不待貶絕而  
罪自見者

齊侯衛侯次于蕞蔭

姚承菴曰據左傳謀救宋也竊以為不然齊鄭自七年盟鹹  
以來十年齊侯衛侯又與鄭游速會于安甫未嘗有隙也即  
十四年齊侯與宋公會于洮然齊未嘗與鄭相攜也此豈宜  
救宋以仇鄭耶再按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十二年春齊  
侯衛侯次于垂葭左傳皆云伐晉則此次亦應為謀晉而出  
故明年有伐晉之舉耳謂此次謀救宋是左氏之誤也  
齊衛於晉何讐哉齊蓋欲貳晉以爭霸耳然不思修德以自  
勝而唯結衛以為伐一次于五氏再次于垂葭今次于蕞蔭



即從容左次未見喪師之害然君行師從寧無供億往來之費乎此甚非所以善謀國者故經於齊衛之三次屢書之以示貶

邾子來奔喪

家氏曰周衰小國以事王者之禮事大國魯君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春秋不書諱之也邾滕來奔喪會葬而皆書者非嘉其來著其禮之僭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茅堂胡氏曰妣氏不稱夫人為正名孟子不稱夫人為隱惡姚承菴曰此定公之妾哀公之母也哀公立未踰年未有夫人之稱故夫子因其得禮之正也書曰妣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曷乃克葬

姚承菴曰譏無備

辛巳葬定妣

冬城漆

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及霄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妣冬城漆其勞民也甚矣張氏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



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取民怨二年取其田  
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謹闔  
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修也宜哉

下日墓於魯公所以不葬也子曰不葬也

六月葬于來會葬卒

八月葬於魯公所以不葬也子曰不葬也

春秋大全疑問要解卷之十二

吳興嚴自完叔瑜父 慕輯

沈士冲彦升父 沈士端彦方父

費景輝孟孚父 王在初哲生父

哀公

校閱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姚承菴曰柏舉之役吳入郢鞭屍毒楚為甚而蔡實致之故  
楚子間吳事越連師以圍蔡  
是時霸統已亡諸侯互相侵伐分明戰國氣象故自定公入



年以後並書其爵不復書人蓋人之有不勝人者耳非稱爵以予之也統前後觀之自見得

此條著楚子乘間以修怨又著蔡昭輕謀以召禍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廬陵李氏曰自晉文興伯以來除秦晉之爭外與國伐晉者止三文元年衛人伐晉襄二十四年齊侯伐衛遂伐晉雖一時諸侯之玩伯然春秋於衛書人於齊書遂尚未絕晉也至是而直書二國伐晉晉無異於列國矣

姚承菴曰前時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次于垂葭次于渠蔭但須兵次止以觀其可攻與否故皆書次以著無名妄動之罪今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則明白伐晉無疑者故經特書其爵稱伐斥言之以誅其黨叛臣陵霸國之罪

晉以世霸之業不能自振致諸侯合從之伐是春秋變為戰國之一大幾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姚承菴曰來會來朝來奔喪邾之事魯至矣何忌何為伐之蓋邾所事者魯君也魯臣利取其田則不復知有禮義耳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



春秋要解 卷十二  
田及沂西田

謝氏曰邾子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難以魯之所欲者邾之土地也書取罪其不義也書濶東沂西田邾之分地也書及罪其無厭也

姚承菴曰去年何忌一人伐今更並斯州仇三人伐邾何以當此哉唯任其取所欲得之田而已且前時止取濶西田今取濶東又及沂西橫甚哉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姚承菴曰取其田又要其盟甚矣師稱三卿盟止二卿者唯取田者與盟也

邾近魯魯屢伐之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今晉不主盟諸侯皆叛故邾子懼而來會來朝來奔喪曲盡其禮然魯君可事也而魯臣之欲未易厭也一出師再出師三卿皆往奪取其田為已有且脅其君而盟于其地蓋不獨卑邾之君同于等列且視本國之君同于弁髦也尚忍言哉經書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濶東田及沂西田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而三卿無上之罪著矣不必至公適越而後見其惡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姚承菴曰無論其他只寵南子為召宋昭出蒯賸其人可知



矣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家氏曰為輒者能逆其父而君之人情之順也為蒯聵者能

反躬自咎以已得罪於先君無君國之理脫屣千乘而莫之

顧天理之正也乃皆不能然父不父子不子更為爭國之計

春秋莫適與也

姚承菴曰據衛世子蒯聵書法未嘗絕於國自然該反國者

而必藉趙鞅之力以強納此是蒯聵不是處據納世子蒯聵

書法蒯輒自宜退處于野迎聵以君其國也而拒之僅納于

戚此是蒯輒不是處若趙鞅假晉霸之餘宜以名義正其父

子使皆知退避更立賢者以君其國是為伯討乃帥師強納

蒯聵于戚使其父子相殘同于禽獸此是趙鞅不是處若靈

公寵溺南子致有此禍則又此獄之罪首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廬陵李氏曰春秋舍齊秦楚外無能與晉戰者蓋無能與晉

敵也今以蕞爾之鄭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不武矣書而夷

晉於列國也况趙鞅既勝而爭功故羣下皆自伐其不復振

也宜哉

姚承菴曰鄭黨范中行氏助齊而輸之粟固罪也然鞅獨不



思致亂之由乎苟引咎自責返國權於其君修德政以復伯業范中行將覆亡是懼而諸侯誰敢助之今奉蒯瞶強納于衛遇鄭師強取其粟即幸一勝也豈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乎此春秋書及書戰著鞅之主是師而重加之罪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襄陵許氏曰蔡悔請遷及吳師入而委罪于駟焉稱國以殺殺無罪也

姚承菴曰蔡初不自量受命于楚而背楚既不自審請遷于吳而誑吳及其事急殺執政以為解其何以令一國哉經書蔡遷于州來不與其能遷也言殺大夫公子駟不與其能殺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高氏曰曼姑為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齊國夏帥師助之故為惡首

姚承菴曰上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則戚衛之戚也戚所居者衛之世子也衛石曼姑焉得帥師而圍國之世子耶齊國夏又烏得黨衛石曼姑帥師而共圍其國之世子耶石曼姑蓋必受命于其君輒矣輒棄其父使石曼姑帥師以圍之必曰吾知有國而已不知其為世子也是吾之父



春秋要解 卷十二 五  
也石曼姑亦必曰吾知有君命而已不知其為世子也為君  
之父也齊國夏同石曼姑帥師以圍之亦必曰吾知有與國  
之約而已不知其所圍者其國之世子也其國之君之父也  
蓋至是而君臣父子之大倫漸滅殆盡無餘矣春秋上書晉  
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此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  
圍戚而衛之所為衛與晉趙鞅齊國夏之所為衛者其情事  
罪惡又可勝誅也與哉

趙鞅國夏皆罪也然究竟二人孰為稍可曰鞅也可何居曰  
於世子二字見之鞅所納者衛之世子也夏所圍者衛世子  
之在戚者也一納之一圍之而罪自別矣然瞶與輒皆罪不  
可赦者而孰為可原也曰皆不可原也而輒為甚瞶得罪於  
父尚待人之納之也輒拒其父則使人之圍之也然則經何  
以不名輒曰名猶人也以子拒父而直使人帥師以圍之又  
約與國帥師以圍之是禽獸中之梟獍而已於梟獍又何名  
焉此春秋不名輒之深意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高氏曰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僖不毀三家者存之僭天子  
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錄之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  
姚承菴曰謂天災為無意乎則何以必於桓僖謂天災為有



意乎而必於桓僖則恐天亦不如是之小也虞書曰肯災肆  
赦釋者曰災不幸也蓋天示魯君臣之儆偶不幸災桓僖之  
宮爾左氏所載孔子之言是孔子之所謂億而中者未必然  
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  
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未  
務此魯之季世也

姚承菴曰魯黨范氏懼晉而城至二卿帥師焉故書以示貶  
宋樂髡帥師伐曹

襄陵許氏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修德而圖大  
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  
年入而以曹伯陽歸矣

姚承菴曰樂大心之奔曹已數年矣修怨而興兵春秋所不  
與也然曹亦有以取之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姚承菴曰放大夫者國也稱人而不去其官則獵必有得罪  
於國人者但主國者順人之情而不知自斷則其罪亦有所  
分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姚承菴曰邾子已受盟于句繹矣曾未逾年而二卿圍之是盟亦不足信也取鄆東沂西田而心未厭也不至以邾子來不止也小國水火甚矣故屢書以著罪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蜀杜氏曰蔡侯為一國之君不能自正而為賤者所殺其貶可知也

姚承菴曰凡君雖無道猶稱弑者君臣之分猶存也蔡申背楚誑吳委罪執政枉殺濫放人心已離蓋無復君道矣無君道故變文而稱盜殺耳翩非盜而稱盜者舍盜無可稱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陳氏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齊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入慶父與聞乎弑矣書盜殺蔡侯申公孫辰出奔吳則公孫辰與聞乎殺矣

姚承菴曰按左傳文之錯殺公孫翩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則辰與姓與盱必皆其黨也辰書出奔不能無罪矣然亦其上有以致之者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春秋要詳

卷十二



姚承菴曰稱人以執而不書其名蓋罪在宋不在小邾也天下無伯小國受禍于強大可嘆哉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姚承菴曰公孫辰出奔或與聞乎殺也姓霍何與一致之死哉故書以累上之辭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家氏曰戎蠻雖邇于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於是自拔歸晉晉人倘畏楚之盛疆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執人而歸之夷狄是以事京師者而事夷狄晉之罪大矣故書人以貶之

城西郭

姚承菴曰備晉也郭而備計下矣

六月辛丑亳社災

汪氏曰亡國之社災戒魯之危亡也

姚承菴曰禮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殷社在亳武王克殷使諸侯各立其社以戒亡國皆稱亳社今天火其屋亦戒魯之危亡乎故謹志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姚承菴曰比年築城勞民甚矣若曰備晉是自取也

夏齊侯伐宋

姚承菴曰齊侯宋公盟于洮僅六年耳未有釁端也齊曷以

加于宋豈以宋伐曹執小邾子故託是以為討耶景公內不

能正其國而區區以脅制爭伯權未見其得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杜氏曰衛助范氏故也

姚承菴曰是師也雖假納蒯聵為名實則讐其黨范氏耳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姚承菴曰使卿弔且會葬

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邾瑕

姚承菴曰邾瑕者邾邑也魯取而城之而聖人必繫之邾者

不與魯併其邑且譏其所城者直至于邾之邑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姚承菴曰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有是役然自昭十二

年以來晉伐鮮虞蓋已五舉矣毋亦貪殖為已利耳



吳伐陳

張氏曰夫差修怨黷兵以取滅亡故春秋復狄之

姚承菴曰陳楚與國也吳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

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修怨黷武春秋所不與也故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陳氏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弑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

來奔齊陳乞弑其君荼聖人之垂戒深矣

姚承菴曰高國為國世臣始從昏命而莫止既受付託而奔

亡非忠也故書奔以正其罪

叔還會吳于柤

姚承菴曰叔還以吳在柤往會之以結其好然夷狄禽獸也

其可援之以為黨乎君子是以知魯之有吳患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

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弑乞為之加陽

生以弑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

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矣

姚承菴曰陽生不稱公子而繫之齊其罪固各有在然陽生

已奔矣曷以入于齊陳乞召之也陳乞召陽生入則荼自無



生理矣大臣當廢立之際不據經守正以遏君之邪曲從其昏命廢長以立少待其既歿而欲復歸於正則其所殺者雖曰不出其手而實難逃弑君之誅也若陳乞者可鑒已

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弑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弑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弑也春秋書弑君之賊雖其不自為必以禍所從發為之蓋所以誅其意耳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姚承菴曰邾切近仲孫私邑仲孫必欲吞滅之而後已故中間雖間連叔季之師前後總歸仲孫何忌何忌亦大不仁矣哉

宋向巢帥師伐曹

姚承菴曰三年有樂髡之伐茲又加兵焉惡矣書著宋罪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姚承菴曰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者謂宋公子地奔鄭鄭欲取宋地以居之也然則今日皇瑗之師或者其謂是歟左傳云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愚所未解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高氏曰衛輒拒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于衛故書侵

姚承菴曰晉之加師于衛以其納范中行氏也五年趙鞅之



師以不納蒯賸為辭故稱伐是師明以黨范中行氏加之也  
故書侵總之皆所以譏也

夏公會吳于鄆

汪氏曰邾茅夷鴻稱盟于鄆衍而經不書盟諱與吳盟也故  
吳伐我盟于萊門會于黃池吳爭先軟皆不書隱中國之與  
夷盟也

姚承菴曰五年叔還會于祖已為啓釁况公可復與會乎八  
年之伐我蓋公之自取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蘇子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  
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為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  
姚承菴曰伐邾本三家意公內迫於三家不得不行及師入  
其國以其君來而可委其責乎春秋備書之冊蓋亦不能為  
公諱也然後世必有論其世知其事者三家不能逃其罪矣  
宋人圍曹

姚承菴曰曹伯奸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  
不亦甚乎故貶而稱人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姚承菴曰鄭與曹疎所以救曹者為報皇瑗之師故然曹受  
宋之侵伐亦數矣今又受圍四鄰坐視而不一救則此救亦



不可少者故書以示予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姚承菴曰曹伯陽好田寵嬖背晉而奸宋致國之滅豈曰無罪然宋以樂大心奔曹自曹入于蕭以叛故三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宋人圍八年宋公入以曹伯陽歸報復之毒惡蓋莫有加此者傳不罪宋景但罪伯陽乃曰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夫子春秋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當必有能斷斯獄者

此與前時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書法同特滅入二字稍異耳然滅滅其宗廟也入其國都也入其國都有不滅其宗廟者夫子亦各錄其實事耳非予宋而故以滅為入也宋公書爵與楚子同

吳伐我

姚承菴曰吳受邾之愬舉師至我城下固為可惡然魯數伐邾以其君來胡毒之太甚哉鋌而走險吳代之伐亦其勢所必至者至于城下之盟魯辱亦太甚矣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書曰吳伐我自然曲在我此為國者必度禮義而後行而不可自取其辱也

夏齊人取讎及闡歸邾子益于邾

姚承菴曰據左傳齊以季姬故命鮑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闡



又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則知魯之毒邾既以怒吳而取其伐師造城下矣又以怒齊而致其伐喪我一邑焉則亦何利之有哉諸儒謂魯能悔過歸邾子益于邾愚謂魯蓋迫于不得已耳始不自度盡夷之以為快終不自保亟反之以為解總之其不知義未見其為悔過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汪氏曰不言來者齊本取讙闡脅魯歸邾子今既歸邾子則齊遂所欲故歸讙闡非感於義而心悅誠服故不言來歸

姚承菴曰齊取讙闡二邑本脅魯歸邾子魯歸邾子齊歸讙闡二邑是二邑之取之歸魯皆聽命于齊其歸邾子魯實受逼于齊未見其為遷善之優改過之大也

安然一箇魯國數伐邾而以其君歸致吳之伐盟于城下致齊之伐取讙闡二邑致齊請吳師辭吳師魯因會吳伐齊齊又帥師伐我通是自家討得來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也

九年春王正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廬陵李氏曰宋鄭結怨久矣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五  
力取崑之師蓋不勝忿怨以至於此也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

姚承菴曰鄭罕達欲外取邑以與其嬖許瑕圍宋雍丘宋皇瑗帥師悉覆而敗其衆僅以二人歸則其所就僇者亦多矣是戰國坑陷之師也書之冊所以甚皇瑗之罪然罕達之所致其取者獨無罪哉而况其後亦帥師取宋師于崑哉但知快報復之怨忍視人命若草菅是真皆無人心者自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後未見有書取者此書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後書鄭罕達取宋師于崑蓋其其譎惡其盡著其罪之不容誅也

夏楚人伐陳

姚承菴曰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而旅卒今陳即于吳致楚一之伐固矣然曷不省其所以即吳者由我之無以緩之耶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何暴橫之太甚也

秋宋公伐鄭

汪氏曰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惜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再伐十二年又伐十三年鄭人亦盡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陳氏曰吳入討邾奉太子為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為自失其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之文書之

姚承菴曰先為魯所停而今來奔是益之無恥前已歸于邾而今受其奔是魯之不智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姚承菴曰齊魯世為甥舅之國魯自以邾故致齊之取二邑然旋以歸之魯矣何毒之太深援吳以為伐耶書會吳伐齊便見魯之不是處若齊侯之歿殊不可曉彼誠卒而卒之其

常也中或遇弒而其國以卒赴吾因以卒書若鄭伯髡頑焉亦其常也而必曰此變之正也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此不忍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此愚之所未解也此亦或非夫子春秋之意也

夏宋人伐鄭

姚承菴曰既取其師伐而又伐何修怨之不已也故人之

晉趙鞅帥師侵齊

臨川吳氏曰吳猶遭齊喪而去之晉乃乘齊喪而伐之曾吳之不若也

姚承菴曰齊率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晉加兵於有喪之



側聖人弗與也故書侵以示貶

五月公至自伐齊

姚承菴曰齊魯接壤世婚會夷狄以加伐且聞其喪不即班師皆可罪也故書至自伐齊以示意

葬齊悼公

姚承菴曰與其會葬何如弗伐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姚承菴曰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聩出奔宋公孟彊出奔鄭是彊世子之黨也此何以自齊歸于衛或曰此世子歸之自也然蒯聩入國彊又何以復奔齊也此皆不可曉存之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姚承菴曰書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分明著其罪書吳救陳分明著其善然但稱吳不稱子者吳是時伐我伐齊純于夷狄者也即有小善而未可盡與也故但舉其號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姚承菴曰易曰自我致寇又誰咎也帥師伐我必我有以致之者

哀公之經兩書伐我蓋我能入邾吳能為邾而伐我我能會



吳伐齊齊能興師而伐我此理自然無足怪者

夏陳轅頗出奔鄭

姚承菴曰轅頗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故書出奔然國不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為政也其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

姚承菴曰魯秉禮之望國也與齊世為甥舅乃以取邑小隙援被髮文身之國一伐不已至于再伐焉是亦吳而已也至是而聖人望魯之意終矣舉吳本號而狄之亦所以狄魯也夫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姚承菴曰此以齊國書主是戰者蓋曰書之用于齊也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快志於一朝之忿師敗身獲為國大恥是可罪也然夫子本意豈獨罪書而已乎所以深罪魯也觀先書公會吳伐齊繼書齊國書及吳師戰于艾陵沒公不書則亦有所難書者是沒公乃所以深貶公也學者但於此等處體得夫子書法之深意其可讀春秋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莖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高氏曰春秋內外大夫出奔者凡六十蓋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姚承菴曰世叔齊亦衛國用事大夫也據傳則其所以出奔者行甚可醜書之冊蓋曰當時之衛其君之出奔也如是其臣之出奔也如是其甚可傷嘆也云爾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陸氏曰以田多少出軍賦也

姚承菴曰田賦之說紛紛以理折衷要是計田歛取民財以充軍賦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也然總之又加什二之外耳

魯什一之制一變於宣公之稅畝稅畝者履畝而稅也而古所未有也故書曰初再變於成公之丘甲丘甲者據丘出甲也而意所創立也故書曰作三變為今日之田賦田賦者計田供賦既溢其稅之額又益于甲之外而取之必欲其止供者也故書曰用至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夫子謹書之冊所以為千古之大戒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呂氏曰魯之君豈苟為無禮以亂男女之別哉迫於強吳之威而欲自固其國也徇目前之急忘長久之慮不知以禮自



防遂至流於夷狄禽獸而不辭也

姚承菴曰魯稱秉禮之國至娶吳一事豈惟入于夷狄蓋淪于禽獸矣昭公自知非禮而異其名至其卒但稱孟子焉故魯史仍之春秋亦仍之耳然志時月日書其卒而獨不書葬苟有問其不葬者其實自不能掩矣此為春秋之筆

公會吳于橐臯

姚承菴曰會祖會鄆會橐臯皆舉吳號夷之也獨夷吳而已乎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姚承菴曰據左傳公竊與衛宋盟而卒辭吳盟則橐臯之會

亦公之不得已耶

宋向巢帥師伐鄭

廬陵李氏曰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宋兵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是必欲殺平元之族而後已也全師覆沒亦蹈前日鄭師之覆轍佳兵不祥其道好還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家氏曰春秋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以多殺為功也姚承菴曰此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特甚



春秋各書取以著其誅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陳氏曰公會晉侯及吳子雖兩伯之辭而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

姚承菴曰此會本吳子所主春秋嚴華夷之辨故書法若此若曰公與晉侯會因及吳子也云爾然其實有不可掩者首止先及而後會所以尊王世子也黃池先會而後及所以外吳子也

此稱吳子非尊之也亦非貶之也吳本僭號稱王矣春秋凡四夷君長皆稱子然有不輕與者在吳唯札之聘則嘉其能慕義也而稱子柏舉之戰則幸其能救患也而稱子若此會主盟上國如晉如魯唯唯聽命而單平公亦與焉欲不稱子得乎即沒單平公不書而公與晉侯稱爵以與此會可曰及吳人會于黃池乎故愚謂此之稱子非尊之也亦非貶之也唯公與晉侯儼然與吳子列于會則自失其所尊為可貶耳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姚承菴曰楚以陳之即吳也伐之再矣今又間吳出會而伐之然曷不思所以勝吳乎徒爭一陳何為者書帥師書伐蓋深罪楚耳



於越入吳

姚承菴曰書於越入吳非以為快也亦非以為罪也夷狄相攻其常事耳唯吳狂悖而無謀越深詭而多計故前日柏舉之戰吳方乘勝以入郢也越乘其虛而入之今黃池之會吳方爭長以主盟也越又乘其虛而入之而且獲其太子以沼其國是則可為世鑒者春秋再書於越入吳非以為越快非以為越罪乃以誠後之好戰而無備者終底于滅亡而彼乘虛以入人之國者恐亦難逃乎天道耳

秋公至自齊

姚承菴曰會鄆會棠自平直會到黃池唯唯聽命斯為可愧哉書至自會亦多矣此其為最下者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高氏曰蒯賁在戚十有二年晉人不能以此討衛乃以范中行故而數興師故書侵

廬陵李氏論晉事曰中國苟合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又進而推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又反而求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廢也豈惟晉事春秋之君皆有之而夫子特有傷於魯此春秋之所由作歟

莖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姚承菴曰按是時是月有星孛東方當必有所以應之者但在有國家者皆當因星變以修省耳

盜殺陳夏區夫

姚承菴曰此無傳不可考但當春秋之季盜殺卿大夫則大可駭異耳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杜氏曰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

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諸侯之政絕筆於獲麟

姚承菴曰說春秋者於此條或謂夫子感麟之出傷吾道窮也而作或謂夫子作是書文成而瑞應因之以絕筆愚皆以為未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夫子蓋傷之久矣胡俟麟見而後傷耶若謂麟應而絕筆則尤非也何也夫子之作春秋為維持世道計必非曰吾作是書祈一瑞應而後已也或作此而終無麟應則將於何時何事而後絕筆耶按左傳是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則春秋之書西狩獲麟也亦紀當日之有此



異耳。若所絕筆則更有說。夫子之卒在哀十六年夏。麟之獲在十四年春。凡書非以結前事即以起後事。此一年內前後事或無可書。未可知。且夫子是時已年七十矣。或書此條後。即有疾不能書。若朱子偶絕筆於誠意章。亦未可知。而必曰此以文成麟應而絕筆也。而甚或名此經為麟經焉。則夫子嘗謂志在春秋者。志此麟應而已。即又謂其義竊取焉者。取此麟應而已。即朱子曰。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是不祥。此數言足以破千古之疑。足以正千古之謬。

